

# 中國赤色內幕

馬存坤編著



舊

正中書局印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 自序

任何人都有一個直覺的想法，以為在「五星國旗」上「小資產階級」佔着一顆第三位的小星；說「不勞動不得食」和「不准騎在人民頭上」吧，我曾發誓無騎在人民頭上之想而始終是「腦筋勞動」者之一，且非不能「向工農看齊，學習」的文弱書生；從「反帝，反封建，反官僚，反資本主義」言，我向來不獨贊成且有事實表現，而「地主和富農，剝削階級，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惡霸……」應該打倒的各色各類的對象，客觀上我都不够資格，我僅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可憐虫，過去、現在以迄將來始終以腦筋體力的努力創造，私以求能維持最低程度的生存，公以求為社會人民服務的傻子，被人忌嫉、訕笑、譏諷的笨伯。照理，我應該可以安寧的、自由的，乃至幸福的出賣腦筋和體力生活於「解放區」之內的善良人民。

可是，錯了，一百八十度的錯誤，事實證明「解放」魔掌把我窒息、桎梏、抽血、扼喉拋入了黑暗、淒慘、恐怖與痛苦之淵，使我無法生存，經過八個月的苦難煎熬，當我能取得一個覓生的機會時，出於最自私的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冀圖，捨棄冰冷了的悲慘的所謂溫暖之家和老弱婦孺十口之家的一群，千方百計不辭艱辛與困難，不惜生與

死冒險的衝出了鐵幕。

假使在這兒我須要補充說明的話，那就是因爲生活和家累拖住了我的腿，拴着我的心，使我在去年春初國共談判無望時不能預爲之計，遠走高飛，雖然我明知赤色恐怖必定襲來，長江天險無甚可靠，但力量和決心都不够，致成今日之悔；然而祇因我有一個會選擇判斷的頭腦，現在不妨明言，我是個三民主義的崇拜者，當渡江像過溝一樣的消息傳來之後，我又直覺的勉強而倉皇的徒步跑了近二千里之後，在浙贛線上一點被俘而「解放」了。

幸而變寫姓名籍貫，被限制行動半月之後，押解杭州，發給一張「解放證」這恩惠的紙，要我「回家生產」；這時杭州已經解放近月，我除了看見各色醜惡的，粗鄙的遊行，「扭秧歌」，「打蓮湘」，「腰鼓舞」……之外，其餘就是打得不悅耳的鑼鼓聲音，已經看不到一點笑容和歡樂，每個人的臉上好像蒙上一層憂鬱的霧，心上帶了一塊沉重的鉛；戶口已經整理清查過了，旁人都擔心我的戶籍問題，可是「解放證」救了我，使我臨時有存身之地；但接着「登記」「職業」「與「生產」問題來了，我被動的主動的「向工農看齊」「學習」從事做工、種菜、修堤、築路，機器廠學徒。職業算是有了，生活始終不能解決，物質的痛苦，精神的癡瘡，隨着一月一日一時一秒而加深加重，時常

被「調查」，「訪問」，「了解」，細胞與神經整天的緊張着，憂慮與悲傷隨着「解放軍」的進展而俱增，偶然見着相識的人，誰也不敢招呼，相互低着頭或側着臉躲避對方的視線，因為誰都怕因此爲人所察覺增加意外麻煩，當整日工作之餘拖着疲勞沉重的身心回寓休息時，最怕的是「有人敲門」，這種神經刑罰的降臨。

一月一日的挨過去，街上行人逐漸減少，工商業漸次倒閉，失業者增加與那些富變窮，窮者更窮無法覓業和生活時，集體自殺，投江，跳燕子磯，服毒的事實日有所見所聞的時候，過去不滿意「國民黨」政府的善良人民，甚至於熱烈歡迎「解放」的「無產階級」準無產階級，和那些受利用盲從的青年學生們，被窒息，束緊褲帶，不再有如從前之「反迫害，反飢餓……」遊行示威請願等絲毫自由時，他（她）們算是覺悟了，情緒上循着希望、失望、憎恨、詛咒的軌道，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當「國民黨」飛機空襲或散放傳單時，越是「無產階級」越表現得熱烈，他們甚至於敢在「解放軍」戒備森嚴中萬人空巷竚立街頭高呼「我們的飛機來了」。

我曾經被「需要了解」一次，坐過近月的牢，當我決心逃出鐵幕的時候，我取消了固定住址，放棄了種菜做工的固定工作，經呈准改營「小跑」，這使我意外的懽忻，使我有利用鐵幕內火車、輪船、汽車等交通工具的機會，使我多了解多看多聽我足跡所

能到的點與線，都市與鄉村。因此，在「小跑」，「單幫」的名詞之下，幾個月的時間，東自上海西至蘭州，北自平津南迄廣州的東西南北的跑着，一方面免於固定的警察桎梏與恐怖，他方面給我製造、佈署鑽出鐵幕的機會。

我真幸運，我是四萬萬多不幸人中的幸運者之一，我可以負責的說，假使「解放區」內有機會給四億餘被「解放」地人民的話，無論宗教、職業、區域、性別、年齡，每個人都想逃出行將窒息壓榨而至於淚乾血盡的死亡圈；可是事實上走路都不容易，何況車船旅費之貴，到處物價之躍昇，還有家室之累呢？於是他（她）們拉長了耳朵，伸長了脖子的聽和望，識字的從報紙的反面去看「國民黨」的消息，偷聽臺北廣播與美國之聲，不識字的竊聽別人的私語，再者就是希望國際變化、美援、反攻，在中國大陸上「臺灣」已成神祕的具有絕大磁性的誘惑地區，一切希望寄在地圖上這一孤島，當我「小跑」到一個淳樸的省份（「半老解放區」）和農民小攤販們談話，我被問着：「先生！老蔣啥時候回來？」我除熱淚迸流外，簡直一時不知如何措詞以對，祇有勉強的安慰他們說：「老鄉，你等着吧。有這麼一天！」

祝福上帝，我有這麼一天，當火車把我載到深圳——廣九路一小站為英華交界處，經過嚴密的監視和搜查之後，跨入了英界，雖然臉上有些發燒，可是自由的海洋的空氣

讓我呼吸到了，緊張的恐悸消失，神經爲之輕鬆，心情之愉快，胸襟之開朗，不期然底長嘆一聲：「別矣！鐵幕！」，同一車箱內類似我一樣的人，我未計算有好多，（經我認識的有歸來的海軍、理髮師、做浴堂人、裁縫……等）但經我目光一掃之下，大家俱帶上了懽忻的笑容，好似脫離鬼門關樣的幸運、歡樂，足可證明大家身心上總算鑽出了鐵幕，這在生命歷程上永遠難忘的一日！

我生性是直率的，也曾未學習好「欺騙」和「說謊」，所以，我所報導的完全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中國赤色內幕



# 目次

一、「解放」與桎梏的開始	一
二、細密的捆縛	三
三、抽血束緊褲帶與扼緊喉嚨	七
四、改變歷史文化與生活的教育	一一
五、無法律的司法與監獄	二二
六、恐怖的警察	二六
七、社會的裏裏外外	三〇
八、怎樣土改	三七
九、共匪的刑罰	四〇
十、他們的食衣住行	四三
十一、所謂「解放軍」與「土共」	四七
十二、貪污開始與無能的表現	五七
十三、「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六一
十四、他們怎樣搞宣傳	六三

- 十五、決定並推動一切的權力機關……………六八
- 十六、是誰「翻身」……………七三
- 十七、致命的飢饉與民變……………七四
- 十八、「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七七
- 十九、悲運降臨了上海……………七九
- 二十、「國際友人」對中國的「援助」……………八九
- 二十一、準備「填海」……………九三
- 二十二、「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預算」……………九四
- 二十三、五星旗只剩一星……………九六
- 二十四、「土包子」的笑料……………一〇〇
- 二十五、急病碰上慢郎中——告美國朝野……………一〇三
- 二十六、臺灣成爲絕大磁性的神秘之島……………一〇七

## 一、「解放」與桎梏的開始

共匪的武裝部隊所至之地，好像他們自娘胎裏就帶來欺騙和悅人的本領，這種武裝部隊蒙上一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糖衣，奪取這個地區掌握這個地區解人民之後，就大事宣傳，口頭上文字上報紙上牆壁上都稱之為「解放了」，在國民政府極少數貪污無能的官吏之下，在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不能滿足的情況下，不少人是為「解放」兩個字所炫惑、誘引的，但真到了「解放」三五天後，他們疑慮了，喀然了。誠然，在國軍撤退共匪未到的真空期間，和共匪部隊最初到達的三五日內，前者，老百姓感到無政府的空虛與搶劫燒殺的可怕，後者，老百姓確實得着這幾天的自由與溫存、甜蜜、熱鬧、悅耳、醒目；可是時間是可怕的，共匪的「軍事管制」的制度飛快的建立起來和政工人員開始奠立政權之日起，老百姓的「解放」式的緊箍咒就一天天的緊起來，所以，也可以說，「解放」之日即開始桎梏之時，過去國民政府那一切寬容、鬆弛、自由、放縱、笑罵自若、行動自如的現象就一掃而空，人們逐漸由嚴肅、緊張而恐悸起來，不獨過去的笑罵之聲聽不到，高談濶論亦漸變為目視耳語。

「軍管時期」是逮捕、拘禁、殺人、沒收、充公的時期；「軍管」是無法無天的最高

權力的代名詞；軍管窒息了一切，桎梏了一切，人民的生命、財產、遷徙、居住、集會、結社、言論、出版、遊行、請願……等一切所有在國民政府時期賦與的權利和「新政協共同綱領白紙黑字的規定，都被剝奪淨盡；相反的，軍管也可以給你想像不到的一「教育」、「說服」、「訪問」、「了解」……：麻煩與禍事，你雖然沒有做過什麼官，難免不被稱為「官僚」，你雖然曾未放過一文錢的債，難免不指上剝削之名，你雖然曾不明瞭什麼叫作軍統調統，你得提防不知什麼時候會加上「匪特」的帽子，你雖然是土著而為這地方人民所信仰推崇的善人，也難逃「善霸」的頭銜，你雖然是這個城市根生土長的土著，也許要叫你全家老弱婦孺「回鄉生產」。你縱然是有五六個孩子的父母，但是他們會查問你和你的妻子「上海人為什麼會和南京人結婚？」你雖然生來就吃米的，他們會責問你「為什麼我們吃麪你吃大米？」當被「調查」或「訪問」乃至同你「談話」的時候，你答覆他們的話和問題已經把心挖出來給他們看了，他還要你「坦白」，你雖然吃用他經營的昂貴的不加過濾的玄武湖天然自來水，他還可以責問你「為什麼不自己淘井吃井裏的水」？你雖然說出他想你說的話，做他逼你做的事，他依然責你不坦白，不真誠和不努力，你雖然……：總之，他桎梏了你，還要叫你說這是「解放」，他窒息了你還要你愉快的出聲，他殺了你，你的頭落地了，還要你喊一聲：「好快的刀」！倒霉的

是那些指上嫌疑或被勸「自動捐獻」「支前」的人，因爲不能活以巧妙的方法自殺了，屍體不准出門，家屬還受到加倍加重的處罰，師範學生學費學米繳不出，逼迫着取下徽章拿身上衣服去賣，還要學生向外說：「這是國民黨留下來的罪惡，我是國民黨製造的難民，賣衣作路費，回家去生產，過好日子！」

我再重複一句，軍管，是剝奪人民自由、生命、財產、一切權益和叫你作爲或不作爲的一個醜惡的可怕的綜合的代名詞；但任何人（所謂「民主人士」也包括在內）任何地區都逃不了這個「軍管」，什麼時候能解除軍管呢？只有天曉得！

## 一一、細密的捆縛

與軍管雙管齊下的，就是政權建立後的行政控制，「桎梏」還嫌鬆懈、寬縱、空疏，不够細密，軍管在他們也認爲是「過渡」，奪取政權和破壞了舊政權之後，當然需要建立自己的嚴秘的堅強的政權，這一來，桎梏之內，又加上細密的捆綁。

先從他行政系統來說：大家都知道共匪在渡江以後，去年的十月一日是毛澤東粉墨登場的一天，所謂僞「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這是黃巢，李自成之流的中國歷史上黑暗時期又一頁的開始，（其實黃李並未「一面倒」在外國乾爸爸的懷裏，也許他們還

要嘲笑毛澤東而引此以自豪），在偽中央人民政府之下，有幾個「大行政區」，如所謂「東北」，「華北」（後取消）「華東」，「中南」，「西南」等分區，實際上這就是「裂土封王」的封建把戲，大行政區之下有省區與直轄市，省區之下再行什麼「分區」設行署，省與分區之下是專員區，再下是縣（市），區鄉（鎮），村，組，直轄市之下爲區，鄉（鎮），街，組，省的村和市的街是行政上最小的單位，所有這些行政階層的執行機關除街村外，俱稱「人民政府」，都設有副首長，匪區的行政區劃比國民政府時代有以下幾點不同：1. 從最基層的組（卽甲）起，劃得非常小，用意是便於控制，與便於榨取；2. 縣市以下，恢復了「區」的一級；3. 每級都增設副首長和指導員，假使首長不是黨員，副首長必爲黨員，指導員或「政委」更是監督副首長的權威者，在縣市以下的工作人員與舊有數相當，但因行政區劃特別小，行政機構就加多了，用人隨之增多；4. 在各行政階層以下設各種組織與人員（如農會、婦女會、貧農團、少年先鋒隊、糧委、民衛隊等）無分性別、年齡、職業的各種人民均納入組織，以便控制，利用，和榨取；在城市，另有公安機關，公安小組，管制着每一街組戶和每個人的言行，不論任何機關和組織以至個人（黨員、團員、積極份子）都是人民的死神和瘟疫散播者，所以後方廣播和飛機散傳單，鼓勵人民如何作爲不作爲，那都是徒勞、夢想，宣傳策劃者與執

行者，似乎太不明瞭陷區人民的情況了，試問一個口耳被堵塞，手足被捆縛嚴緊的人，除了掙扎的呻吟他能够作些什麼？

現在依然過着集團生活的人如工人、學生、部隊，不消說除了上述控制之外，又加上幾層網羅，譬如在學校內，除副校長，軍事代表，生活指導主任外，級有級的組織，級以下有小組，滲雜在學生之中，有共產黨員，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還加上被利用的「積極份子」，他們都是祕密警察，每個學生的言行乃至於面部表情，內在思想，似乎都在額外祕密警察的糾察紀錄之內，學生偷著流淚，眼睛紅了或腫了，這都在不赦之列，最少遇着例假你不准出校，怕紅腫的原因讓家庭或外人揣摩到了；工人呢，亦復如是，不過工人因體力的成熟，生活的壓迫，而又是無產階級被利用作掩護的工具，他們比較學生的顧忌少些，因此，到不能活或透不過氣來的緊急關頭，間能奮不顧身的挺身而出，上海申新九廠的搬廠護廠和南京電燈廠拆運機器的流血鬥爭，都是很顯明的例證，而鬧了半年的上海「工廠內遷」之迄無成就，也是可憐的「無產階級」又一力的表現。



### 三、抽血束緊褲帶與扼緊喉嚨

這是共匪又一精彩節目的表演，手法是高明的，修養是够火候的，「跑腫腿磨破嘴」，總之，要老百姓獻出最後一滴血來。

大行政區的「財經委員會」是該區最高的策劃機關，各市縣軍管會下的「財經部」是半奉行半設計的機關，至執行此一政策則上自機關、團體、學校、工廠，下至個人的團員、黨員、警察、稅吏和積極份子，都是抽血拉繩者，方式之多，名目之繁，決不是「苛捐雜稅」四個字可以概括的，所以國民政府時代，人民和「民主人士」叫囂的「苛雜」，「負擔奇重」等罪名，與「人民政府」相較，真是相形見絀，毋怪譽之為「無能」。共匪壓榨人民的名目，花樣之新是「筆難盡述」，「不勝枚舉」的，這兒不過舉些顯著的事例以作代表：

1. 舉凡國府時代所有的老稅目如直接稅、貨物稅、出場稅、落地稅、所得稅、營業稅、牌照稅、屠宰、關、鹽、統、印花、房捐……等等無一不備，執行上真做到「澈底」「乾淨」的程度，你在任何小攤子上買一千元「人民幣」的東西，買賣雙方誰敢漏貼這千分之三的印花？！

2. 商業上「挑高籬的」（就是挑一對破筐沿着靜僻小巷高呼「破布爛棉花拿來賣！」最無本錢者，）雞蛋挑子有稅，地攤子有稅，鄉村裡雞生蛋有稅，可以說截至我離開鐵幕時祇有一樣稅尙未舉辦，那就是「人頭稅」。

3. 工業上原料與成品有稅，職員的所得有稅，所餘者就是工人的「勞動稅」尙未舉辦。

4. 農民所負擔的賦稅是騙人的，總名詞是「徵借獻捐」糧食之外，另加副業稅，如養魚、雞生蛋、養豬、牛頭捐等，地主和富農是「鬥爭」「清算」的對象，譬如地富收一百石穀，除了應繳公糧、軍糧、借糧之基數外，再行累進，辦法是各地不同，基數的起點不一，好在「人民政府」無法律，一幹部決定一切，要怎麼幹便怎麼幹，糧以外還有公柴、公草，普通總是一百石全數拿出去，還得欠若干，打上欠條，佃農呢，一樣要繳糧、繳草，所以，普遍的收穫完了之後，就是辛苦一年的地富中貧農們斷炊之時，文弱的江南各地，自卅八年農曆的冬月開始，也會鬧出「匪特」們煽惑起來的農民暴動（如皖南各縣、蘇南、浙江蘭谿等地）「匪特」在那裡？只有「解放軍」自己曉得。

5. 「支前捐獻」是游擊式的捐稅，也是無名目的負擔，任何老百姓，不問從事任何

職業，假使這一個招牌送上了門，那麼你全家現在所有和幾百年前，克勤克儉的積蓄，就一掃而光，不光不已，好多人爲了這一個光榮的漂亮的魔手伸進了門而喪失生命，可是，你得知道和記得，死並不能完結你的任務，死後的生前富有者往往沒有棺材入殮，因爲棺材錢早被魔手奪去了。（南京張泰和藥店老闆等俱如此）

6. 「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這一個「勝利公債」，使少數漏網者和所得工資不敷兩口之家果腹的工人公務員暨無錢買書的大中小學生們，都得束緊，更緊一緊他的褲帶來攤認，（上海南京全國各地公私營工廠工人之年終雙薪，全國公務員學生，市民均被攤購公債。）因爲「公債就是公責」，不負擔公責的人「不是人民」，是不要「祖國」（？）的「國民」；你得曉得鐵幕下的「民」有三種，即「國民」「新國民」，「人民」是也，你不是「人民」，當然被剝奪「民主」資格，更談不上一「專政」，相反的，「人民」要對你專政了。

7. 假使說，共匪標榜著打倒「官僚資本主義」是對的，因爲資本主義是剝削制度而官僚資本主義乃其尤者，那麼，共匪爲什麼還到處拚命的辦貿易公司來壟斷並集中資本以剝削人民？爲什麼不以合作社來代替貿易公司制度以取消中間商人剝削

，自己反做無本錢的最大的商人？事實上貿易公司的物價不過較普通商店低百分之一至二，而在所謂公營事業「自給自足」的原則下，車船商旅運費之貴前未曾有的情況下，貿易公司不獨有優先裝運權，同時是減半或免費運輸的，這是共匪的打倒商人政策呢？還是「剝削」之剝削？無疑的，他還有一「保護」商業政策」哩，這是官僚資本主義之集大成，剝削外之總剝削無疑。

8. 金銀外幣是禁止流通准許持有的，但倒霉的人連他箱底子一塊壓箱的銀元會被沒收，戴在手上的金結婚戒子也要被強迫向「人民銀行掉換官價的比草紙還不如的」「人民幣」，陳毅在上海，「剿了一次證券大樓」，他更有資格成爲官僚資本的代表人了！

9. 濫發紙幣，使通貨膨脹到天文數字也無法估計，「人民政府」的發行額究竟有多少？不管他管制如何嚴密，不管他如何施行恐怖手段，但近兩月來物價躍升和「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的大鈔向外飛，總是事實，使毛澤東以下不能不承認「通貨惡性膨脹」，「財政難關嚴重」，親赴莫斯科伸手向窮乾爸借錢了；不過，共匪還是自豪底說，「我們的銀行無準備金，所有全國人民的物資就是我們的準備」，因此，有人把「物資」兩字換成了「血汗和生命」，這是事實

的描寫，因為，他們不止於壓榨，簡直是絞盡腦汁，用盡辭典上的名詞，耍盡了魔術家的花樣，在向鐵幕的人民作抽血，束緊褲帶和扼著喉嚨啊！

10 還有，你聽過？我想得到嗎？在若干地方，某一條公路或橋樑「拍賣」給你，由你出錢給政府，壞了負責修繕，走由大家走，在安徽的津浦路蚌埠站淮南大橋，就是老寶慶銀樓的主人買了的。

#### 四、改變歷史文化與生活的教育

在共匪的目光中，五千年來中國的歷史都是反動統治的可恥的遺跡：自有史書以來的執筆者都是「反動派」。他們反正統、反法制、反帝王、反王道；幾千年來列祖列宗文化的累積，也是反動的，落伍的，倒退的不合時潮的垃圾；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封建的，官僚的，資本主義的，偽善的；而影響歷史文化思想生活的教育，更是反動的，資本主義化的，封建的官僚的，落伍的開倒車的，唯心的，反科學的，反辨證的型態，所以，他們改變中國的歷史，廢棄固有的文化，改造人民的生活，推翻過去的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左列各種歷史文化生活與教育。

1. 自中國歷史這一點來說，共匪似乎還沒有人寫出一部五千年有系統的中國史，我

們在新華書店所能找到的僅是一部「近百年史」，在這一部史中寫著已死亡的滿清朝廷如何「貪污無能」，如何昏聩顛覆，各帝國主義如何侵略壓榨中國，朝廷如何賣國求安，「太平天國」怎樣是農民暴動暨其如何興起，如何垮台，「大漢奸」曾國藩等之流如何媚主賣身，李鴻章等如何喪權辱國，貪得求榮，下至袁世凱張勳等如何反動，還好，因為有孫夫人宋慶齡的民主，對孫中山先生並未污辱，不過孫先生辛亥革命之坐享其成以及民初到十三年黨的改組，新生，是容共聯俄的力量，國民黨之能二次北伐和北伐成功都是共匪的功勞，列寧斯大林始終是「中國革命」的導師，精神上物質上都是「大力」援助的，十六年的清黨呢，就是蔣先生「大反動」了，民國廿年的「九一八」，廿一年的「一二八」是國民黨「不抵抗政策」可恥的紀念碑，然而「七七」以後的八年抗戰，他們又輕描淡寫的說：「國民黨以全力百分之九五對內，祇以百分之五對外」，反之，共產黨是以「百分之百的力量抗日」的，抗戰勝利的功勞，他輕輕的記在自己的功勞簿上，而所以能勝利，不是國民政府領導抗戰，美國的威力和原子彈，是「共匪的緊持八年游擊戰，蘇聯的對日宣戰，收復東北」並對我們抗日工作全力支援！他們抹煞了舉國軍民八年多的流血流汗，毀家毀產，也忘記了他們効忠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宣誓服

從政府接受領導共同抗日的宣言，他們不獨歷史如此寫，報章雜誌乃至口頭到處向「新解放」地區宣傳，祖宗的事老百姓容易忘記，不識字的不會讀史是不知道的，但他們（人民）親身經歷親親聞的事實，比什麼宣傳還堅強，當他們共匪興高彩烈說的頭頭是道的時候，聽的人（市民、學生、工人、青年、老年、男的、女的）笑了，（但不敢駁斥）宣傳者自己也會感覺到有些靦顏面赤，（不過，這還是「雛把」，「老槍」是不會臉紅的，你笑他鄙薄，他依然厚臉的說他的）。

百年以前呢？他們將陳涉吳廣，黃巾赤眉，黃巢以迄李自成張獻忠之流，都渲染成爲歷史有名的大革命家，李自成最幸運也最吃香，把他搬上報紙、銀幕、舞臺、牆壁、到處宣揚着、誦頌着，這才真是毛澤東之流的「教典」不「忘祖」哩！

總之，共匪將中國歷史當石榴看，他把「石榴皮翻轉來」，他討厭表皮的光滑紅鮮可愛，翻轉來硬說坑坑凹凹的好看與不平庸，嗚呼，列祖列宗有知，能毋「翻身」於地下！

其次，五千年來的文化是反動的，退化的，唯心的，反科學的，反大眾的，把中國社會硬拉着了不讓前進，什麼聖賢，什麼經史子集，什麼古物，什麼道德倫常禮教，都是狗屁不值半文錢，我就是新聖賢，我的思想與「路線」，文字與說話，就是新經史子

集聖經，我的所行所爲就是道德與規範，在「毛澤東旗幟之下」走「毛澤東的路線」，都是「科學的」「大衆的」「進步的」「唯物的」，毛澤東的思想與路線，才是中國人民應有的思想與應走的軌道，毛澤東的言行生活，才是中國人民的模範言行與生活，毛澤東是「聖賢」「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的話就是聖經，他的文字就是教條，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是我們的活動模型，他是中國五千年來唯一長壽的最偉大最可崇敬的活祖，一言以蔽之，毛澤東的屁都是香的，反動的反科學的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的遺傳，垃圾，都一舉而廓清之，中國要有新經典、新文化、新創造、新生活，一切要中國的布爾塞維化，才是我們的新文化！

爲改變歷史，文化與生活，教育是最利的武器，看到左列鐵幕下教育的措施與內情，我們就知道他們在如何去做了。

1. 篡改歷史、國語、常識等課本，我們不能不佩服他們關於改書、印書、運輸、配給的敏捷，在任何一個地方「解放」一月後，新的課本就到了，學生在未取得新課本之前，暫由教育局油印發給各校種種教材。

2. 學校的取締改組是根據「職業學生」與「地下工作者」的調查與報告來決定，所以在解放之初，接着就是某校的關閉與改組，關閉的學校是反動的學校，改組是

普遍的人事調整與行政組織的變更，公立學校當然無問題，私立學校的董事會或校長們，假使不是「前進的民主人士」，想盡千方百計來變換該校的質與量；那麼，共匪容許新創學校否？答曰：難，難如上青天，因為他們不需要這許多學校來收容適合「參軍」年齡的學生，他們鑒於勢力膨脹，軍政幹部與人才缺乏，那怕你是上過幾天小學的青年，他們逼着你的家庭貧困，你個人失學失業來進他們所辦的各類訓練班與所謂各野戰軍的軍政大學，去代替他們已死亡或缺乏的幹部。

3. 在鐵幕內的學校裏面，有兩種奇特的現象，其一：假使校長是原來的進步份子，他必須派軍事代表，副校長，生活指導主任等幹部滲進去，同時，他們的黨團員學生工友就是學校的太上校長，自辦「接收」起，這些老校長的門牆們是趾高氣揚的坐在辦公室內，老（舊）校長們都得戰戰兢兢的筆挺的站在那兒像臘燭樣的點交和受詢問，有問必坦白承答，少一枝毛筆都是「貪污」，隨時有「暫時委屈」的可能；其次，黨團員以外的學生們，逐漸由瘖啞而癱瘓，黨團員在學生中就是學校的祕密警察，他們隨時隨地可以加你一個「反動派」，「國特」的罪嫌，叫你「失踪」，客氣一點的做法是開會來清算鬥爭你，把你的祖宗八代都翻出來

，假使有一代是曾經做過「官」或是「地主」的，那都是你的罪惡，試想，在中國過去思想觀念錯誤，「十年寒窗」才能「升官發財」「榮宗耀祖」的意識鼓勵之下，在有錢才能讀得起書的教育制度之下，有幾個學生是真的「無產階級」出身？所以，每個學生都籠罩在暗影之中，都有被清算鬭爭的資格，他們還敢說什麼？做什麼？可是，還不止此，「學習」不積極不行，積極又是掩護的罪名，說話不行，不說話又不行，出風頭不行，躲在人後「吾從衆」又不行，於是百無是處，動輒得咎，學生們想起從前盲從着遊行、示威、請願、貼標語、喊口號、去「反迫害」「反飢餓」……等行爲，懺悔地哭紅了眼皮，洒乾了眼淚，也只有自怨自艾而已。

中學以上的學校行政，大多以校務委員會的組織代替校長制者，「學生」和「工友」也被任爲校務委員，此之謂「民主」，但這個校務委員會的決議，仍須交由軍事代表「核定」，此之謂「民主集中」。

4. 學生除了受精神桎梏之外，最嚴重的是取消了一「公費」「津貼」制度，師範生一樣要繳費繳食米，家在都市的學生，工商業冷落凋敝，關閉都必須「許可」，陷於「吃乾」「賠盡」之苦境，當然無錢無米供給學生讀書，在鄉村的地主，富農

和中農也都是繳糧繳草已不够，室鮮蓋藏，釜無顆粒，更供給不了學生讀書，於是，欲罷不能，回家不得的學生們，除了賣衣被手錶鋼筆來苟延一時外，只有一條路，就是「參軍」。

5. 誠然「蘇聯的十月革命餓死幾千萬人何況你們現在還未餓死呢？」當繳不起學費、米，典盡賣絕被迫停伙飢餓恐慌的時候，也真有大膽的學生集體向學校「訴苦」的，而共匪幹部答覆他（她）們的話，就是那麼「乾脆」「澈底」「堅決」，但也有婉和地「說服的」！「你們在大革命時代，能够讀這些年書，已經是得天獨厚了，擺在眼前的有兩條路：一是投入「軍政大學」，二是「回家生產」，只有走這兩條路之一，才能補贖你們的前愆，才不虧作新時代的人民子弟」，根本說起來，共匪需要的人是愚昧無知的砲灰，像未渡江前在我家鄉河溝內教練士兵學習渡江並且告訴他們說：「長江就是這樣寬窄！」他們，那些可憐的愚昧無知者居然就確信不移，「保證渡過長江」，天啊！不幸而言中，長江也居然被會不易見水的冀、魯、豫淳樸的農民們安然渡過了，命耶？運耶？

6. 改造學生生活習慣，「化無用為有用」，「理論與實踐一致」，「改讀死書為讀活書」，強調「勞動、創造」，這些都是鐵幕內改造教育最具體的事實，其他作

風與政策，我們無一苟同，關於這，也許是針對過去教育之失；共匪爲達其某一政策或政令的目的，都是以成功來計價來比較的，學生是智識的集體生活群，最容易發動和利用，從改造生活上來說，不問你的性別、年齡、出身、體力，是要接受強迫勞動的！築路、修堤、挑米、種菜、擔水……此之謂勞動生產；這些也許比課程還重要；扯秧歌，腰鼓舞，到農村去，工廠去，宣傳，勸募，幫助接收等工作，大量學生被利用着，很少不達成任務，這點，也真幫助共匪解決不少的困難。

7. 樂的教育在鐵幕內恐怕是最普遍的教育了，「先王以禮樂治天下」的禮，似乎由打倒而慢慢又被扶起（現在「解放軍」也學着「立正敬禮」新華社高呼需要禮節了），而樂教則被充份的利用着，「解放軍」不到兩天，先從教師起學生起已學會了幾個詩曲，以後幾乎任何一件事都有一支極通俗的歌，徵糧有徵糧的歌，繙稅有徵稅的歌，總計起來所謂「人民詩曲集」，怕不像韋氏大字典那麼厚，譟頌、督催、勸導、諷刺、譏笑、咒罵無一不歌，鐵幕內街頭巷尾，幾歲的孺兒，七八十歲的老太婆，無人不會哼兩句流行歌，可是也容易生流弊，原因是太多而所行所爲完全不符，所以鬧出了「該死的（原「年青的」）中國共產黨，你就是黑心，（

原「核心」你完全幻望，（原「你就是希望」）我們永遠跟着你走，中國一定滅亡，（原「解放」）我們永遠跟着你去，「世界一定瘋狂」（原「人類一定解放」），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大臭虫（毛澤東）」，「蔣××，真××，我們一天吃飽三餐飯，毛澤東，真正好，我們苦得稀飯吃不到」；還有某一家小學生因爲在吃飯的時候哼了一曲解放歌，他的父親把他的飯碗奪去摔了的；另外兩個可歌可泣的實例是上海某私立中學，在參加「學聯大會場上，指揮臺上喊唱「國歌」（即義勇軍進行曲）時，下面學生唱起來「三民主義，吾黨所宗，……」追究責任，校長倒霉，因反動去了職；其次，是「七七」紀念日，南京學生遊行之後，集體往陵園謁陵，不知如何有近千名學生突然脫離大隊搶先跑到了靈堂三鞠躬之後，也有痛哭失聲的，居然唱起「三民主義……」起來，待後面負責人趕上靈堂追查責任，學生均說「不知」一闕而散，使嚴密的秘密警察們回去大吃其年糕，從這些實例證明，學生青年在血氣方剛的時候，容易衝動，感情用事，直覺受欺騙被利用，過去的鬧事，今天是懺悔了，覺悟了，乃至於痛哭失聲，引吭高歌，可是在嚴密的桎梏、窒息、控制之下，這些零星的表現，徒徒暴露感情，招惹禍由，也無濟於事，無裨時艱，寄語青年學生！要忍耐、冷靜、理智，先從組合同志，

消極的不合作做起，要蘊藏得厚，蓄勢雄，則其發也猛且速，等着吧，有一天軍事反攻開始之時，即帶來黎明與三民主義青天白日之日，那時，才是你們大動作而「翻身」的時候。

8. 教師們在平時一面學習，一面教書，假期則集體調訓，平時也隨時可以「因故辭退」，假期到來時，每個人都起恐慌，怕這粉筆灰做成的飯碗碰碎而無法生活、居住，假期也是共匪教育主管者遴擇、辭退任何教師的適當時期，我有一位朋友（沈姓）吃粉筆飯多年，在某一個大學被合併失業之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大學教書的機會，學校的草聘到手了，是愉快的，減少許多麻煩與顧慮（因為這是職業之一），可是等了好久，代之以正式聘書的是一張「奉令未便聘請臺端擔任」的通知書，後來這個學校才明白，在這張擬聘教授名單中，我的朋友一欄下拖了一個尾巴「經調查與國民黨某某有關係」，所以，他的姓名上劃了一個無異宣告死刑的符號，當然，學校不能也不欲聘請了，我另外一個親戚，原是某大學教授（姑隱其名），當這個大學被封閉之後，連他的書籍和舊報紙都被嚴密的搜查着，一次又一次，白天裡，黑夜裡，鬧得人心神不安，後來總算入了他們殼中，被指名和其他大學被裁的教授們一道調到北平「人民革命大學」去受訓了，家裡才算安

寧，這種事例太多了，舉不勝舉，毛澤東他們是無「中間路線」，必得「一面倒」，記得曹操說過一句：「天下英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毋留與人」，正是這個寫照。

總之，就大體而言，鐵幕的教育界是備受摧殘的，絕大多數的教師和學生，今天依然苟活着在那兒教讀，是在一面維持生活與延續生命，一面在等待在盼望黎明之到來，極少數的兩部份：一是無所謂的投誠主義者與原始就是「職業學生」與「地下工作者」；一是意志堅強理智清晰的熱血青年，在極危險情況下，廢學棄家，千辛萬苦逃向臺灣，這部份青年，不論其出身，家庭職業環境，性別，他們是「寧作自由鬼，不為鐵幕民」的，寧願戰死沙場，不甘作鐵幕奴隸，望後方善加誘引與安慰，相信，時日愈久，假使有逃亡可歸之路，大部份熱血青年是要冒死鑽出鐵幕，投入祖國懷抱的！

9. 這兒附帶談一談共匪所辦的各類「大學」：一般人對共匪在教育上有兩種看法，第一他們對「大學」一名詞別有解釋，第二、他們好虛榮，事實上共匪自中央起，未辦過中小學校，他們創辦的都是「大學」，如偽中央所辦的「人民革命大學」（在北平），其他各野戰軍都辦有「軍政大學」，既以司令員們所統轄的大行政區域之首二字命名，如「華東軍政大學」（陳毅辦的）之類是，祇有無地盤的劉

伯誠逕名之爲「二野軍政大學」，這類大學的學生各色各類的人都有，識幾個字到大學畢業生和大學教授都收，因此，「大學」裏常鬧許多不成笑話的笑話，譬如教官們老是講「革命」「打倒」「反帝」「美帝」「最親密的友人——蘇聯」之後，學生提出來：「美帝除了幫助國民黨和他統治下的人民與軍火、飛機、兵艦、大砲之外，也還貸給中國糧食、機器、肥料、醫藥器材、輪船、汽車，請問我們最親密的友人給我們什麼呢？」或者是一「美帝是侵略的，但並未佔領我們的土地；蘇聯，這最親密的朋友，反而掠奪我們東北的工業設備，並且現在依然武裝佔領旅大，請問這又如何解釋？」，教官們，不識幾個字的說謊者時常瞠目不知所對，因此，到了江南後的軍政大學的學生是無教師的，而是自修的學校。

## 五、無法律的司法與監獄

共匪以國民黨，國民政府爲敵，凡屬國民黨國民政府所行所言，法令制度，乃至於中國的歷史文化社會組織爲國民政府所保有，所稱頌者，悉予反對，推翻，廓清，這裡面並無好壞善惡之分，亦無時間空間之別，我們冷眼觀察無他，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共匪「革命」的心理或精神出發點，完全是「仇」與「恨」。

表現在法制方面的是偽中央政權樹立之日起，即宣告廢除「六法全書」，宣傳上名之爲「反偽法統」，他們似乎忘記自己已囊括中國大陸的大部份（當人民政府成立時），一半的人口，無法律又將如何維持社會秩序和解決人民糾紛？

不是嗎？妙卽在此，鐵幕內到處有「人民法院」並且偽中央已有「最高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也照常進行，無法律依據怎辦？有的是辦法，就是「根據政策」者半，對打官司的人採「韓復榘式」的看相來決定你的人好壞和訴訟的勝敗，這豈不是妙不可言！

其次，妙在不論刑民訴訟，法院總是「調解」「說服」這也是救濟無法可依的辦法之一，當然，在現代世界的兩大法系之內，而找不出姊妹兄弟來的，謂爲滑天下之大稽可，謂爲荒天下之大唐亦無不可。

不過，審判雖無法可據，而審判方式倒有好幾種：

1. 法院固定的審判，這是說訴訟人到特定的地址向法院進行訴訟，生意清淡的審判官們就「把握政策」來審判，這是全國普遍的情形，惟「華東區」特別，因爲上海情形的複雜，統治者深感無法依據人民不服之苦，由上海市長陳毅延請了若干法學家律師們社會賢達們座談，結果，大家多主張國民政府的舊法不能盡廢，上海不可一日無法律，因此創制了一個合民刑訴訟法於一爐的單行法，適用於華東

區所屬各省市，這是一個特例。

2. 就地審判又名「馬習武審判方式」，這是陝甘寧邊區法院由馬習武「創造」出來的方式，其實國府所屬的司法機關早有此法。無知的共匪幹部們認為這是馬習武（邊院院長）發明的，創造的，愚得真正可笑，說也難怪，當高院院長的人，很多是一個大字不識的老粗！

3. 巡迴審判——這是抄襲老套的又一例。

4. 「人民公審」，這是任何人最可怕的一個審判方式，易言之，共匪幹部做好了圈套，想公開處死某一個人，就事前「醞釀」佈署完畢之後，把不知道他自己犯什麼罪的人帶到公共場所，共匪黨員團員以「控制會場」的手法來控制這個場所，由事前指定的少數「積極份子」或黨團員「控訴」這個人的罪狀之後，由什麼首長（如縣市長區長鄉鎮長等）主持，虛偽的解釋一番然後宣告你的罪刑，死罪的當場就處死，有的不等偽判就被亂棍亂刀亂槍所殺了，山西某一個十萬人口的小縣，在「人民公審」的方式下，就犧牲了約六萬人，處死的人連屍首都無人敢掩埋，結果，大飽鷹犬之腹，其他各省市縣區鄉，犧牲在這種暴民做劊子手下的，隨時隨地可見可聞。

那麼，既有法院了，幾審幾級呢？連我這個學法的人也搞不清，牠的偽中央雖有一「最高法院」之設，大概是專爲「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坐冷板凳而設的，截至一九五〇年二月爲止，任何地方法院大概僅此一審，在大都市裡，也有二級審的，所謂「軍管會」就是最後的核判機關，南京「匪特案」的管保森卜賢武兩人，上海的若干「匪特」，就是各該地軍管會在法院送文去的兩小時後，就「核准執行」了，其實，也真算他們會自繞圈子自尋麻煩！老百姓的眼光中，這是多餘的，魔術變得再好，假的究竟是假的，借他們的成語說：「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5. 再次，那就是審判官的出身之滑稽與可笑了，院長兼審判長，好多是一個大字也不識，試問怎麼做判決書？在西北區，他們招致若干初中高中的學生來訓練三二月，放出去就是副院長，審判官，這些失學失業的可憐青年，爲了良心發現，不敢擔當這種攸關人民自由生命財產的職務，坦白的向他們的長官陳述，可是回答的都是讚許，「放大胆去做」，只要「把握政策」即行，有時，更坦白地向受訓者說，邊區法院的法官們「不識字的多得很」，但「他們也作了這多年了，而且成績很好」，嗚呼！冤哉，老百姓的自由，生命與財產！

6. 這兒不能不特別指出的，就是共匪解釋「國家」一名詞，謂爲「國家是軍隊、警

察、法院、監獄的總名詞」，也就是「國家是一部機器，維持這個機器存在的就是武裝部隊、警察、法院與監獄」，可見共匪對法院之重視，而又兒戲如此，無他，視為維持政權的統治工具之一而已。人民自由之謂何？！民命之謂何？！

7. 監獄是什麼？是維持政權的工具之一，也是變相的算飯帳的公寓之別名詞。告訴你：假使你犯了他們的罪（因為無「法」），能公開的把你關到監獄裏去，已算你幸運地逃掉幾重死的關，當然，也還有死的可能，惟有一關你怎麼都逃不過去，那就是「錢關」，不論你坐牢多少天，幾月，幾年，也不論你是富是貧，你反正在家也要吃飯的，所以臨你出獄之日，就是清算飯帳之時，「拿錢來」！「人民的飯不能給你白吃！」世界上恐怕也找不出此例，不知各星球如何？

## 六、恐怖的警察

警察是共匪維持政權第二個工具，警察又有「有形警察」與「秘密警察」之別，我對於他們秘密警察的組織，系統，均無所知，所以在此祇能就所見所聞所知的來作報導：

1. 在組織系統上自中央有「公安部」起下迄區的分局與分駐所止，省（市）縣（市

均有其公安局，都市城鎮的每一條街都有「公安小組」，鄉村各村有駐在人員。

2. 公安局不過是有形的機關，經常駐在的人很少，牠的員警均化整為零在各個公安小組內，每組至少三人，公安小組與行政上的區鄉鎮街組密切配合著聯繫著。

3. 公安人員整日到所屬各戶穿戶入室，「調查」，「訪問」，「清查」，「了解」着所轄的各戶，戶口一點不馬虎，你家的人來去進出，和客人的往返，他們都非常清楚，戶籍是清楚而正確的，出生、死亡、婚嫁、出行、返家、以及各個人的年齡、籍貫、職業，無一不瞭如指掌，說一句笑話，你家的馬桶的位置，他們都了然，同時，又將戶口暗分為「臨時、永久、可疑、特種」幾種，除有正當職業的永久戶口不為他們所懷疑者外，其餘臨時戶口是較麻煩的，他隨時要叫你疏散「回家生產」，可疑與特種戶口不用說，不是一天拜訪你幾次，分別和你家的男婦老幼和主僕談話，然後來參證來找漏洞，就是請你「到局裏談話」，言語前後稍有出入，客氣點，「我們需要對你了解，請你每天某時到局裏來談談，」這種天天談話時間無限制，期間無固定，十天半月可，三月五月可，一次一刻鐘可，一次十二小時亦可，是隨心所欲，直至「真正了解」而後已，我真佩服共產黨員

的修養，每個人好像無喜怒哀樂，每個人都有不厭不倦的耐性；再次，就是「請你委屈一時」的喪失自由了。我就被「委屈」過一次，時間是三十一天，飯帳是人民幣二十四萬八千元。

4. 祇要是穿藍灰色或草黃色服裝的男女，都能隨時隨地的穿戶入室，誰家的大門關着或房門關着使他（她）進出不自由，這家就「可疑」，但到處治安極壞，盜賊橫行（他們常指這是「匪特」幹的），門戶不嚴就會被竊被盜，關了門又被公安人員懷疑，左右為難，因此，看穿財物的達觀者，寧願開門揖盜不願遭受警察的麻煩。

5. 「壁聽隊」——記得從前我看見過中央宣傳文字中說「匪區有「聽風隊」的組織，別人多不信，我也懷疑宣傳過火，這次，我算是親所聞視，不過現在叫「壁聽隊」不是聽風隊而已，我有一位朋友（葉姓）在南京某街住，因失業夫妻兩人作手捲香烟來生活，蠅頭微利不足糊口，夫妻倆一面在做一面在發牢騷，被「解放軍」聽到了惹了一場意外麻煩；還有一位親戚在上海，他的孩子在中學讀書，被選為壁聽隊員，他怕起來連他孩子的學業也停止了；參加壁聽隊的隊員，穿制服的人尚不甚合選，他們是遴選那些老弱或無知青年學生工人，所以每個人都不

敢說話，談論時事者，都要先瞭望左右附近，然後關上門窗，座前擺好了算盤寫下帳碼，才敢竊竊私語。

6. 失蹤與「自殺」——假使你願意留心的話，說不定你同居的親戚或左右鄰居會不知去向，使家裏無處尋覓，鐵幕內的人譬如出門上街，大多數要對家裏人說明來回時間與地點，過時不回，雖然他因偶發事件耽誤了，足以增加家人的疑慮與憂鬱；其次秘密殺人的方法是巧妙的，萬一被殺者容易為人發覺或將被發覺，他們做的乾淨，俐落，被殺者活像是「自殺」一樣，不過細心的人有的是，一經研究，即真象大明，我所知道的某人（杜姓）被殺，是前頸的大半幅由利刃割破的，粗看這是自殺，何況他們又宣傳着某人罪大惡極「畏罪自殺」？一經研究，試問以利刃在監牢裏自殺可能嗎？刀從何處來？縱有自殺極大的決心，但刀刃割破之處，流血，疼痛難支，還有那大的手力去完成一頸子之大半圓的刀創？又爲什麼不一下割斷咽喉了事？人死了，還要措上畏罪自殺的罪名，暴屍公共場所者二日，無人敢往收屍，人命寧如雞犬？！雖然，這個被殺者，既是他們人，亦爲該地方人所不滿，殘忍的欺騙，其心可誅！

## 七、社會的裏裏外外

從社會學上說，一個有子女的家庭是一個小社會，有組織的學校、工廠、機關等都是社會，此處所謂的社會是指鐵幕內，自家庭直至一切社會的大社會。

鐵幕內的社會，可以概括的說是冷酷的，嚴肅的，悲慘的，紊亂的，看不到歡樂，聽不到笑聲，籠罩在暗影之內的一團漆黑而已。

1. 首先自家庭說起，任何家庭，因為有業者破產貧困，無業失業者受着物資生活的重壓，再加之精神上的苦悶與困擾，威脅、恐慄，所以任何家庭都缺乏安定，愉快的原素，父子兄弟，夫妻之間，說不定因為經濟上的問題而起糾紛，因思想問題而破壞安寧，十幾歲的兒女，因為思想上（？）的盲從，可能對他的父兄發動清算鬥爭，可能指責他父兄是貪官污吏，奸商，剝削者，這種情形不發生則已，一爆發了則受支持與鼓勵者是這些年青無知的「革命青年」，一定被打倒的是他的父兄，「感情」應該放棄，「理智」才是一「革命者」唯一偉大的無敵的武器。

我絲毫不說謊，當這些「革命青年」的父母（有一位姓張的朋友即如此）面向着他（她）哀懇底說「你不記我們養育你成人的恩情了嗎」的時候，他會自唯物史觀來反詰

父母說：「你們當初是不是專爲養育我而生我的呢？」更乾脆澈底堅決份子，也許更可加上一句譏諷「你們是爲尋尋權，子女不過是偶然的尋權之餘的產物啊！」試問：經此反詰之後，他的父母還有何言？！

2. 關於兩性之間，不知共匪在什麼時候有了規定：「只准一夫一妻制」，男女婚姻是絕對自由的，不論成年與否，無所謂監護人與法定代理人，離婚也是自由的，所以，今日的人民法院最好的生意就是婚姻官司，不過據說共產黨員的婚姻並不是這麼自由，連毛澤東和藍蘋的結合，都是「黨中央核准」的。

在正式婚姻之外，男女之間，我從他們任何部隊機關中看到女兵或穿男裝者的青年婦女之多，似乎兩性之間真够親愛的程度，並無性別之分，最普通的稱呼，不是小姐，而是「同志」，兒女對父母寫信也是某某同志，並無「父母親大人」那一套「虛偽」，我的朋友某甲，他十七歲的兒子「參軍」了，來信稱他爲同志，他氣得連信也不拆就送進爐灶去了。

3. 貧富之間，實際上這是指解放前的財富狀態而言，因爲任何地方經過「解放」三月，就無所謂貧富，使貧者愈貧，富者也貧；更有一點，那是就當時比較來說的，譬如甲在解放後還有房子住有衣穿有點飯吃，乙是無居無衣無食的赤貧者，問

題也就發生，這個赤貧者就可以隨時隨地向已貧而未赤貧者發動清算，勒索，借貸，假如不答應，他可以硬拉你到公安局，法院，及鄉政府裡去，結果是赤貧者勝利，所以今天在陷區內，假使有人竊盜你的衣物用具，錢財，你頂好裝聾啞盲，倘若你拿他當賊出言不遜，這個梁上君子可以反把你拉進公安局去「說理」，結果也還是你給錢賠罪了事。

4. 「國民」「新國民」和「人民」：爲衆週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內，和「新政協綱領」內，都已指明或規定了，鐵幕內的老百姓有三種分別，那三種呢？祇有義務而無權利的「國民」，這類是指國民黨員，國民政府各部門下的作事的公務員小至各保甲長，錄事都是，反動的教育文化人員，官僚，封建主義者，地主，富農和剝削者是也；新國民是指上述人員經登記，自傳坦白，悔過，認罪，「向人民低頭」再不犯上述「罪惡」經他認可者，有人民的全份義務，亦可有可無一點權利或人民之半權者是也；最好的是「人民」了，有義務亦有權利，不過什麼權利呢？恐怕祇是「新政協共同綱領」所規定的白紙黑字而已；「義務，義務，還是義務」，直至「人民」的淚乾血盡停止最後一次呼吸爲止！

5. 社會秩序之壞會使你不相信的，共匪一方面控制束縛綦嚴，那麼壞人還能存在橫

行？連我也是這樣懷疑着，可是事實上是偷竊，盜匪橫行，壞人猖獗，地痞流氓敲詐勒索，乞丐增多討飯還不敢不給，否則最低你得說兩句客氣話，讓他好好底走開，這兒，他們（共匪）很巧妙的移禍江東而不暴露他的無知與低能，凡是竊盜水火災情任何有害人民生命財產的事件發生，都輕輕的推卸到「這是國特（匪特）幹的，我們要肅清匪特！」天天這麼說，處處這麼說，老百姓只好嘆口氣說：「國民黨要有這些特務，也許不會失敗如是之慘了！」在這兒，也有一件趣聞，就是解放軍的人和武器財物，有時也會整個兒丟了的，大胆的小偷，居然有這一手，我有一次在馬路上行走一個解放軍官的自來水筆失竊，連我也受了一頓教訓，「你們這些窮朋友，專與我們爲難又何苦呢？新民水筆又不值幾個錢！」我像挨了幾記狠而且重的耳光，滿面發燒，但當這位軍官走後，我走在路上想想又發笑了。

6. 你聽過沒有？「惡霸」是「解放區」到處鬥爭的對象，好人或善人也成爲「善霸」必置之死地而後已！事情發生在江蘇某縣某鄉，一位七十高齡平時樂善好施，鄉人奉爲善人的余姓老者，他經過區鄉村政府幾次發動本區人對他鬥爭無效之後，最後是經區政府在七八十里外調來積極份子召開民衆大會，把他鬥爭到頭破臉

腫最後給了一槍（這一槍還是本鄉人看不過意代他要求而得的一個痛快之死）才畢命的，老百姓弄得莫明其妙，到底「政府」是留存什麼人？很明顯，我的解答是他們（共匪）在消滅社會上有潛勢力領導力的人，以便現在容易控制，將來後事也比較放心，因為余姓在這一區域雖屬善人，但有領導力，他的話也許比政府的命令還有效，所以，造成喪命之源！

7. 節約呢還是浪費？生產呢還是破產？共匪是討飯出身的「花子拾金」者，當他取得政權之後，雖然，中國人民已經節無可節，儉無再儉了，他們還要社會人民「節約！」雖然中國人民尤其是農村裡終年勤勞生產着，不過是「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他們還要人民「生產！增產！」而他們自己呢？住最好的房子，坐汽車，穿外表土布內裡狐皮的衣服，吃「保健飯」，他儘量要人民束緊褲帶，堵上喉嚨，不穿衣服，不住房子，跑腿，一切讓給他們享受，和所謂「支前」變作碎片與硝烟，同時剝削工農公教人員的待遇，增加工作時間，結果，提倡節約，生產，增產，均適得其反，在農村裡佃農們一收穫就想盡方法把糧食化在穿吃玩賭方面，原來生產力可耕百畝，一畝耘鋤芟刈可穫一石者，他們粗耕懶耘的祇搞五六十畝，因此，生產量祇有半數，這半數他們知道也落不着，節儉無益，

於是先把牠吃盡花光再說，在城市裡工商業一面生意清淡（無購買力），一而賺一文錢就花光，「反正落不着」，「讓大家一齊光完蛋」！這是確確實實的事實，所以，卅九年的春荒，比什麼都嚴重，到處無糧，到處聽到「餓死人了！」的嘆惜。

8. 消極的積極的民變：因為城市缺糧，鄉村無糧，這是鐵幕內任何省市縣區鄉的普遍現象，共匪除了徵借捐獻之外，加上糧食公司，貿易公司的大量收購，集中不易，到處設倉存儲，老百姓沒有吃怎辦？反正是死，於是消極的辦法積極的辦法都想出來了，那就是文弱的或穩健的地區人民，幾千幾萬的集合起來向解放軍的倉庫借糧，說理，表白事實，不借也得借！（如魯、蘇、皖、浙、湘各省俱有）其次，就是「我們快絕糧了，現在還可以菜草活命，但你們的存糧不能運走，「罷禁」（同上地區）；積極的辦法是硬借硬搶，「你有的是槍彈，我有的是無數的命，你打吧，打急了就奪槍繳械，「解放軍」也是人，人都要命，所以被搶的倉庫，被繳械的小部隊，到處可聞，文弱如浙江蘭谿縣民，最近就鬧過一次五萬人暴動的壯事；一九四九的十二月八日徐州有五萬人搶劫共匪以兩列火車運蘇聯的大米；還有一個高明辦法，就是結合十萬二十萬百萬的飢民到處游食，像皖北的宿縣

專員區各縣，現在正有百萬飢民在到處游食着，這像滾元霄樣越滾越大愈聚愈多，共匪當局也只好到處宣傳「節約、募捐、救災了！」「災」是誰造成的呢？現在大都市上如上海、南京、武漢、西安，到處成羣結隊的「逃荒者」，解放軍的槍桿刺刀是攔不住的，火車輪船不給上，有的是兩條腿，跑了去！反正比坐以待斃強！據內行估計，自冬及明年（卅九年）接新，可能有幾千萬人要活活餓死！

9. 指定代表的各類各級「代表會」會爲了虛應「專政」之上還有「民主」兩個字的故事，也許爲敷衍那些姨太太了頭輩的尾巴黨派，共匪也玩玩各類各級的代表會，譬如鄉村的什麼農民代表會，大都市裡的「學代會」，「工代表」，「人民代表會」等等，那些代表從何產生來呢？是軍管會指定的，會議些什麼呢？是上面交下來的，這替所謂北京召開的「新政協」是一個模子脫出來的，因此，大家不健忘的話，該能記得共匪在抗戰前在抗戰期間拚命反對國民黨的「訓政」，要爭取「憲政」，今天，他們取得大陸控制權以後，指定各類各級的「代表」來開會，討論他們交下去的議案，這不是訓政是什麼？不過「把戲各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而已，在上海一次「工代會」上，一個「頭腦不清」的代表，發言超出交議案的範圍，馬上就遭受「頭腦不清」「思想還未搞通」的強烈「批評」，這和新

政協會議時，某一個自命爲自由主義者的教授起立發言超出交議範圍而遭受的指斥一樣，結果，議案都是「全場一致通過」而鴉雀無聲。

## 八、怎樣土改？

土地問題是國民黨未及解決因而遭致失敗的原因之一，反過來，共匪正利用了這一個弱點，我們總人口百分之八五是農民，而農民中「中農」以下的，佃、貧、僱農又佔着絕大多數的愚昧無知者爲他誘惑煽動走上了暴動、參軍之途，也可以說：共匪以「土改」的誘引力，吸收了千千萬萬的人海，給他當炮灰，靠了這一付龐大的人力資本而擊敗了國民黨，取得大陸上的控制權，所以，有人說，假使國民黨實行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確實把握土地政策，或者降格厲行「二五減租」的話，共匪無所憑藉，無可誘惑，他也造反不起來，這種論調，不見得沒有一部份理由的。

「土改」既成了共匪作亂的大資本之一，因此，他們重視土改，寧待煩言！

共匪怎樣辦理土改呢？依據什麼？有何步驟？實施土改後又怎樣？

1. 首先須說明的，共匪依據二十年作亂的經驗，由江西蘇區的「土地革命」以暴動奪取土地權的錯誤（所謂「李立三路線」今天被打倒了）改成了今日的「土地改

革」，他們侷促於延安時代，由黨中央制訂了一個「中國土地法大綱」，這個大綱就是今天已實行將實行的唯一「土改」的依據，條文是簡單的，碰到的難題很多，解決之道是「幹部決定一切」的因人因事因地而異，一切可以作如是觀，鐵幕內是「人治」不是「法治」，是寡頭的「暴民政治」（民主），而又是獨裁的人治（「專政」——「集中」）的四不像的一個東西。

2. 土改前的幾部曲：在土改未實施前，首在調查人口，其次是訓練與誘引地痞流氓，赤貧與貧僱農、佃農，組織農會；再次是「訴苦大會」，進一步就是清算鬥爭，以打倒「封建勢力」「惡霸地主」，剷除了土改的障礙物；訴苦大會，是激勵情緒的「精神武器」養成同仇敵愾之心，組成農會是以團結，凝固代替散漫的無力，進而剷除障礙擊破阻力，所以，當實施土改按人口分配土地時，便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3. 地主富農中農有沒有土地呢？這看他的高興了，不過「中農」是要「團結」的，「地、富」因為本身就是罪惡，有你的份就必須受着，沒有，或者讓你「掃地出門」，這也祇好忍受，好多地方的地富是掃地出門的，一絲一縷一針一線都不准攜帶，准帶的或賜與的，就是一隻破碗一雙筷子，叫你在幾里路範圍內討飯，可

是在討飯的對象當中，你的親戚朋友佃戶都被剔除，施與的人還要受量的限制，討飯者呢，一定還要叫着：「我餓得要死了，請你們可憐可憐我，把我一點吃的吧！」

4. 土地問題是複雜的，中國的地籍向不清楚，多少年來全國辦過土地陳報的縣份都不多，土地清丈更談不上，辦過土地陳報的縣份，地籍也並不正確與可靠，祇是比較清楚而已，同時，土地的種類，土壤的肥瘠、氣候、水利、利用的時間與程度（因為土地有「報酬漸減律」的限制）等等都是問題，以共匪微少的幹部和智識的低落技術的欠缺，碰到這些問題，怎樣解決？然而錯了，錯了，這是反科學的迂腐之見！他們妙在執簡駛繁，強不知以為知，「朕即法律」，一言為定，錯就錯到底，否則，「慢慢底來糾正」，上述這些問題，在這種辦法之下，輕易地就解決了，譬如你這一村有一百個人，一百畝田，稍為考慮一下百人中之勞動力，田地的肥瘦，決定一個人一畝就解決了，假使百人中有兩個人是地主，那麼就是九十八名分配這百畝地得了，有人要問：「分配不公，土地及其附屬條件不同足以影響收穫量者，受分配的人不服怎辦？我告訴你，這是沒有的事，不服？除非你把命令或所得看得比生命還重！」

這兒不能不附帶一述的：共匪所導演的「清算鬥爭」辦法，是辨證法的運用，被清算鬥爭的對象是循環的，不是固定的，他們利用清算鬥爭的公式來導演着農村中不斷的矛盾衝突，與新陳代謝作用，讓他們坐收漁人之利；舉例以言，解放之初是利用流痞赤貧者來清算鬥爭「地富」，次用貧佃僱農來鬥爭「中農」或自耕農，等待地富中農變為赤貧之後，再用「好人」鬥爭「壞人」，把那些最初鬥他們的「壞人」鬥倒，如是週而復始，農村中的可憐虫，都成了西班牙鬥牛場的野牛，沒有友愛，都是仇敵，沒有安寧，都是紛爭，見面眼紅，逢人即恨，他們一面偽善的作好作歹，一面從各人內心上製造或逼成向心力，以便控制和駕駛。

## 九、共匪的刑罰

當我寫到這一個小標題時，我的細胞和毫毛都在顫慄，我相信任何人經歷過看過聽過，也會有同感的。

他們的刑罰是不成文的，隨心所欲的，因人因事隨時隨地都不同，所以無法具體的列舉，大約說來，著者如左：

1. 紙刑：其法大都實行於大都市，他們指責國民黨對犯人帶鐵的手拷腳鐐是「野蠻

行爲」，「我們是文明的」，方式是用紙條代替鐵，紙條封着你的雙手、雙足，在紙條搭頭的地方，蓋上一個圖章，上刑者會輕輕底婉轉的對你說：「對不起，紙條不能破，破了就是畏罪或是想逃」，那裏逃亡又怎麼處置呢，讓你猜一猜。

2. 土刑又名睡刑：「解放軍」是「文明」的，「不打人不罵人」，這一種土刑很簡單，就是叫犯人（？）鎮天鎮夜面向土地上睡着，不准側臥、仰臥，翻身、咳嗽、大小便，都要先報告，監看守人許可才行，一個活生生健康的人，毋須兩旬，他的脂肪、肌肉、神經，都被這種土刑毀壞了，縱還不死而無罪出獄，不過是個白癡式的僵屍而已！

3. 水刑又名水牢：池塘上蓋上房子，或泥土地的房子內貯上二尺至三尺左右的水，水裏面有蜈蚣、蛇、螞蝗、癩蛤蟆等所謂「五毒」，把犯人關進這個水牢，日夜祇有立在水裡，受過此刑的人親自告訴我，只有一星期的時間，我變賣了所有的一切繳清了稅出獄，可是我的大腿以下至足趾，都腫爛得無法醫療，使我僅僅保存這條半身殘廢了的生命。

4. 電刑：在審問時你不「坦白」說出他們想你說的話：把你身上通上乾電池的電流，使你飄飄然昏了過去，不達目的不已。

5. 「望中央」：當他們查明你確屬不是「匪特」而是盼望「老中央」來解救倒懸的時候，使你以十張二十張大桌搭起來，叫你一層層底爬上去，然後自己將預先掛好了的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或兩脇之下，下面有若干人拉着另一端繩頭，問你「看到了中央沒有？」不問你回答是「看不見」，或「看見了」，下面的大桌子撤掉，把你向下落，也許三次五次死不了，如是一起一落一上一下直至你到了閻羅殿爲止，不過，我得說明，這種刑罰絕不見諸於都市而是行之於鄉村。

6. 徒刑與死刑：這是最正規化的刑罰了，在華東區（包括魯、蘇、浙、皖、閩和所屬各大市），所頒佈的單行法令，只有「處罰」二字，並無有期無期徒刑與死刑的規定，但死的人真不少；在西北區（陝、甘、寧、青、新及所屬各市），雖無法律，但命令上規定「徒刑」只有「十年以下」，另外就是「死刑」，聽說，徒刑最高的刑期——十年不够長，最近即將命令改正至二十年。但是，還是一句老話，無法律的刑罰，隨心所欲而已，要如何便如何。

7. 其他如「凍刑」（即剝掉你的衣服叫你在風雪之中立十二小時，若干小時；「禁止刑」，即被關以後，舉凡你的一言、一動、起立、臥下、翻身、咳嗽、大便、小便……等等，非經事前高呼「報告！我要××」，不經許可是不能的，否則，

罪上有罪，刑上加刑，我有一個同鄉七十歲的老者，因為繳不齊應繳的公糧被關，又因為傷風咳嗽未經報告核准，又加上了一夜「的凍刑」，你可知道，那地方的氣候那時是在零度以下，可不像臺灣、香港、廣州的四季皆春啊！

8. 「活埋」的死刑：最近又在鄉村裡開始了，大概原因在於「民變」和「暴民」太多的緣故吧？

再有一點，除了前述的監獄算飯帳之外，假使你是該死的，連死的坑，都得你事前自己挖好，這叫做「勞動」，別人的勞動力是利用在生產上，你自己的掩埋坑只有你自己掘，這才真是「自掘墳墓」哩！

## 十、他們的食、衣、住、行

有些人讚許或頌揚共匪幹部與黨員的刻苦，節約並且認為這是他們成功條件之一，起初，我也有幾分相信，但時間不留情，經過八閱月的冷眼與靜耳視聽之後，我看穿了他們的裡層，假使要我稱頌他們的話，我只能良心的這樣說：「他們的刻苦節約是馮玉祥式的狡猾與虛偽！刻苦與節儉是有的，形式而已，表面而已，自肥之外，套上一層緊小破爛的外衣而已，不信，容我道來：

1. 食的方面：在學校裡，他們的黨團員教職員是小伙，在機關，部隊裏相當於委任級的職員官長們是大伙，以上就是小伙了，一個普通機關科祕階級的職員，食的都是幾菜一湯（大官我不知道），他們稱這種伙食是「保健飯」，假使有人發現了，他會先向你解釋，「這是上面規定的保健飯」，保健者，保持健康之謂也，是的，他們是爲「人民服務」的人，應該有營養，應該保持健康的，但他們拚命要老百姓束緊褲帶，緊而又緊至於扼住咽喉，難道「人民」不需要健康，沒有人民了，他們又爲誰「服務」？由此，使我憶起在廿六年冬至廿七年春，我在某省某縣和專區服務，爲了守土抗日和統一陣線下抗日的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打交代的時候，那些「二萬五千里長征十六歲（但已幹了七年）的孩子兵」告訴我說：「毛澤東的待遇是月薪四元和我們一樣」，經我問他「聽說毛澤東的三五香烟不離嘴，每天飯後要吃四枚美國橘子，這錢何所出」時，他們茫然了，其善作僞也如出一轍！

2. 他們穿什麼？外表上他們不論階級大小將官與士兵，主席與錄事，都穿的是土布衣服，是在鄭州（河南），市長一次又一次的召開民衆大會向人民說「要刻苦節儉，節衣縮食，支援前方」，老百姓聽膩了，也知道骨子裏是啥回事，有一次正當

市長在臺上又在講這一套的時候，不知是那位捉狹鬼的「匪特」幹的把戲，居然有幾個穿得破爛不堪的十幾歲小孩上臺掀開市長布大衣的裏面，把狐皮掀出來了，並且還佯皮的問：「市長，你叫我們穿布衣，甚至不穿衣，請問市長這（指狐皮）是什麼？」在上海在一切大都市，鄉村，上班是那一套布衣，下班就換了他們所需要保健的溫暖舒適的衣服，或者是布其外而狐皮其內；有一次，在南京的市立某中學裏，校長厲聲疾色的叫學生穿布衣（新衣製不起，布衣比綢衣還貴）女生不准塗粉抹脂、燙髮，學生當然唯命是從，一天校長的小脚黃牙的太太帶着少爺小姐到學校來玩，讓學生發覺了，不獨太太少爺小姐都穿得像花蝴蝶，燙髮擦粉抹胭脂，跟隨的娘姨，也穿得漂漂亮亮，學生新奇的包圍了她們問長問短，這才恍然大悟，戳穿西洋鏡！

3. 對不起，任何都市與鄉村，是凡達官貴人，富商巨賈，逃亡地富的好房子，都是「解放軍」的官們太太少爺小姐們佔用了，他們接收的接收，「代管」（指未查明逃亡房主身份者而言）的代管，傢具少一樣也不行，代看房子的工人，很多因此而吃官司。

4. 依同理：行的問題和上面三大需要一樣，都市裏的汽車（「小轎車」）坐的無別

人，在世界上佔第五席的上海，假使你留心的話，一千輛汽車中，找不出兩輛是穿灰藍黃三色以外的人坐的，次於上海的都市更不待言，連南京的首都公共汽車那些老爺貨，都改了姓搬到北平去了；火車輪船的頭二等和臥鋪官艙，對不起，都是讓爲「人民服務」的超人包去了，在作戰的前線上運兵運馬，首先應調的是頭二等車廂；這裡有一樣好處：就是如我這樣的腦筋勞動者，在八個月的鍛鍊當中，居然肩能挑八十斤，手能提五十斤，腿每日可跑百里路，在南京，是「蘇聯代表團」，不，是乾爸的欽差團到了，在玄武湖開一次盛大的遊園會，事前家家戶戶被警察傳知，一戶無論如何至少要有一人參加並且還要「穿過新年的衣服」，本來，汽油，這「一滴汽油一滴血」的玉露瓊漿，是管制的不准人民浪費的，可是那一天南京全城的小汽車都集中了，自玄武門一直擺滿了玄武湖的幾洲，老百姓自鼓樓起就要下馬車排隊步行（原因是人太擁擠），而黃臉黑牙小脚的太太小姐少爺們都是坐汽車直出玄武門，該死的老百姓，到了玄武門每個人要繳門費一百元（約合當時一升米），其善於剝削以至於此，但當天那兩千輛左右的汽車所耗的汽油，假使真是以「人民的血」來計，不知有幾萬人的血好抽，「祇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老套。恕我在這兒又借用一回。

總之，倘若共匪大胆的坦白的說：「天下是我們打下來的，奴隸們應該刻苦儉約至於死，讓我們來享受享受」，我倒敬佩，頌揚的。老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欺騙、狡猾、虛偽，雪裏蓋不住死屍，狐狸尾巴終會露出，今天，誰還信那一套！僥倖不過是一時而已，魔術豈能瞞過行家！

從他們佔領都市以後，表現於食衣住行四大需要的日常生活上來看，縱會矯情、虛飾、欺瞞，可是我的觀察是共匪雖然信奉唯物主義，服膺唯物史觀，而人究竟是人，尤其是中國人，依然受經濟學上一個原則「人類慾望無窮」支配着，他們苦很了，並未忘了享受，也許比向來「小大由之」，「允執厥中」的人們還愛享受，需要享受！簡單說來：他們已經走入「腐化」之途，而將來埋葬共匪生命的，也許就是大陸上的都市文明。

## 十一、所謂「解放軍」與「土共」

誰都知道，共匪是以幾支破槍起家的，但因三民主義的信徒們的寬大、仁道，「感情用事」，一次遺留火種於他們「二萬五千里長征」偏促於貧瘠的陝北一隅之後；再次，容他於抗戰時期的擴展，膨脹；三次於勝利接收東北時的失策，讓他慢慢「以明擊暗

「以大吃小」「以水覆舟」，漸漸底蔓延起來而至於今日坐大，（當然其他因素甚多），今天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據估計連同可恥的「起義」、「投降」和「俘虜」暨雜隊民兵，約有八百萬人，但能上前線作戰的，不過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之間而已，這就是共匪打下大陸控制大陸最大的資本。

1. 他們的部隊建制：誰都知道有一個「總司令部」，首腦是坐在北京跟「毛主席」後面鬼混的「朱德」，總司令部以下是一二三四野戰軍，和「華北兵團」，（東北除外）野戰軍下是兵團、軍、師、團、營、連隊等等，最小的是班，四個野戰軍就是共匪四支龐大的隨意膨脹的武裝集團，以人數來計，官兵最多的是林彪、陳毅，次為彭德懷，再次為「獨眼龍」劉伯承。

2. 大官與小官之間：他們本來就是流寇出身，粗獷的，無拘無束的，大官與小官之間乃至官與兵之間本無什麼界限，禮節，有，那就是奪取大都市之後，野戰軍的營長以上有汽車坐，好房子住，吃「保健飯」，衣服的外表都是一樣，分不出階級與官兵，現在不同了，就是這些不要命的無知鄉農，替毛澤東朱德打下天下之後，不知是那位新「叔孫通」為毛澤東登基制訂了「朝儀」，大小官兵之間要有禮節的拘束了；他們在作戰時，某一個部隊接受了任務原則之後，如何達成任務

，是這一部隊的黨員和全體官兵的事；他們「大胆的試行軍隊民主」，所以連隊以上的部隊真能做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地步，能於隨時隨地應付軍事上戰場上的千變萬化而「單獨作戰」，也能够作到我們步兵操典所說的「人自爲戰」。

普通駐防時軍官可以接家眷，但有限期，作戰時絕對不許攜帶家眷，更不准隨帶家眷行軍，所以他們行軍敏捷無什麼家室大行李之累。

不論平時與戰時，大官小官都能守着「生活在一道」的原則，而班長以上的官都是黨員充任。

3. 官與兵：上面說過，官兵之間無拘束，無禮節，「生活在一道」尤其戰時營長以下的官和兵，是絕對的共同生活，非戰時大家在一塊兒娛樂、學習、討論、吃飯、睡覺，行軍時營長以上雖有馬，但多讓病兵或不能走的兵騎着；接受任務開始行動之前，無論攻防都由黨員領導着士兵來研究，得出結論呈報上峯核可，就是那麼辦，此之謂「諸葛亮會議」，即「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之意，不論作戰與平時，官對兵或兵對官同樣都行「自我批評」，「相互批評」，「不准打罵，祇准說服」，所以老粗們被朦騙着了而樂於當砲灰。

過去，在徐蚌會戰前，軍隊的每一班必有兩個黨員控制着全班，一爲班長，一爲小組長，迭經重要戰役的死亡以後，據說，現在只能一排有一個黨員了，每個黨員就是這一部份的秘密警察與教育者，不過外表上官兵黨員與非黨員，看不出而已。

4. 老兵與新兵：老兵是新兵的「老大哥」，新兵大都受着老兵的指導與愛護，進入部隊之後給你造成一個環境，然後讓你來「訴苦」是過去受什麼人的氣了，受什麼剝削了，一肚子的「苦水」，都讓你吐出來，別人大大給你以鼓勵，刺激，同情，以製造你的同仇敵愾的情緒，再加以不倦的精神教育，堅定對他的信心，同時給你分配土地，照顧家屬的利誘，行了，就發給你的槍彈，叫你上火線死而無怨、無悔，試問：那些愚昧無知，敦厚淳樸的鄉農，經過這些巧妙的手法與欺騙，還有什麼不効死的？死了，他不獨以爲應該，光榮，還真的以爲爲解放事業的革命而犧牲呢，這真是「在劫難逃！」

5. 俘虜與投降者：對待俘虜與投降者怎樣呢？普通是老幼不要，雜役兵不要，他們只挑選精壯者，「兵油子」更不要，那些被挑中的厚道人，先要你充當輸送兵和挑伏，一面加以教育，一面加以磨折，改造；待到了相當程度，再如法泡製成功了，就是你變成他的兵了，才調充戰鬥兵，但絕不整班整連的安排，而是亂插花

編入他原來可靠的部隊裏去，防範當然嚴密的，不過徐海會戰以後，比較鬆弛了，所以，現在內部早在那兒發酵。

這裡，我不能不特別申述一下，就是「起義」「投降」或「俘虜」的官長，普通是不要的，否則，即剝奪兵權調訓，在訓練裡，假使你曾經有一點貪污剋扣軍餉或虐待部屬的事，或者有錢、金條、房子、生意……等都是清算鬥爭的對象，你的罪祇有你自己活受，我親見所謂「起義」的官們，到現在還關在那兒，上校以上尤其糟糕，所以過去胆小怕死的軍官，意圖投機者們，無論陸海空軍，現在他們都懊悔爲什麼當時不戰死沙場了，也有設法逃回祖國懷抱的，誰都可以問一問過來人。

因此，後方當局可否利用這個機會來一個「立功受獎，脅從不問，首惡必辦」的辦法，使這班欲生不得，求死不能而又欲回無顏的人，獲得自贖。

6. 紀律與控制：解放軍的自覺自治的紀律，和我們十五年北伐到十七年之間的國民革命軍是一樣的可以稱道，黨對官兵的控制是嚴密的，部隊長不吃空不剋扣軍餉，祇要上面發到衣服，屆時都有衣服穿，也是事實，這一點還是由於黨的組織嚴密，嚴厲地樹立了「自我批評相互批評」得來，再加以良好的巧妙的政治教育，精神教育，一般地說，紀律是好的，值得我們平心靜氣的衡量與效法，其實這

不是效法，他們是學自我們，只要我們的軍隊紀律，能恢復十五年至十七年間北伐時代的紀律即行。

7. 「學習」與教育：這是中國人的特長，也是有志者事竟成的實證。當我小的時候，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持齋禮佛者，我奇怪我的一位不識一個字的佃戶王大由吃齋而能唸我們難認難唸的「金剛經」「心經」的一類佛經，在解放軍裏，「學習」的空氣非常濃厚，每個人好壞都有一隻鉛筆或自來水筆，每天在識字、唸書、開會、討論，此之謂「學習」，三五月後，原來一個字不識的，普通能識幾十幾百上千的字了；這是他們政治教育的初步，隨後就是什麼主義什麼思想什麼路線了，什麼馬克思、牛克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帝國主義、打倒、擁護、官僚、封建、資本主義、清算、鬭爭等新名詞，一個當了半年的小兵，他也能背上一大套，可以說，他們過去毫無制式或操場教練，這玩意是毛澤東登基以後才興的，他們全力在政治訓練，精神教育，先堅定官兵的心；武裝他的精神，然後才武裝他的外表，他們更懂得「要想軍紀好，叫他閒不了」的秘訣，始終生吞活剝填鴨式的填些新名詞新花樣塞到他腦子裏去，始終叫他學習，學習，再學習，忙得鎮日頭昏眼花，疲倦要死，到休息的時候，祇有眼一閉腿一伸的份兒，可是，

獨教育有步驟，學習的進步與成績都有考核，有鼓勵，什麼「模範」啦，「英雄」啦，都是愚昧無知鄉農的高帽子，標語、旗幟、鞭炮、花紅，逼得你向前向上「一起帶頭作用」，連骨灰在內的整個交給他完事。

主持並考核這種教育，是部隊長、黨員、政工人員，這些人全份精神、時間，都花在這份工作上，所以，他們能够勝利，成功，而我們則遭致失敗。

話又說回來，我們的部隊何嘗無首長與政工的組織？獨惜部隊長未能將全副精力與時間用在他的部隊上，其次，我們常見我們的政工人員與部隊官兵格格不入，（當然相處很好配合很好能互諒互濟的工作着並不少），致政工與部隊脫節，與民衆脫節，今天，似乎值得多加檢討，改善，一定要作得更好更強，才能勝過我們的頑強而狡猾的敵人。

8. 「支前」！「一切爲前方」！爲了支援前方，不知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傾家蕩產或流盡血汗，「解放軍」在前方作戰，後面的政府、機關，工作人員拚命的工作着，使他控制區內的貧富人民，既出力又出錢、糧、財物；在每個野戰軍裏，都專設有各級「支前部」，大之如糧食、彈藥，小到鞋襪、報紙、雜誌、香烟，無論物質與精神的需要，是由各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個人（黨團員）動員着徵集着，彙交「支前部」，再用交通工具與民力輸送到前方，他們是做到了「一切爲

前方」。

9. 軍屬的照顧與安慰：中國的人命最不值錢，鄉下有句最俗的話「錢就是命，命就是狗×」，所以要鄉村的農民賣命似乎很容易（其實中國的都市裏也多花錢買命的事例），只要給他們小利小惠就可以辦得到，共匪似乎比誰都精於此道，他們對「參軍」者的家庭，「披紅插花」，掛「榮譽牌」，當兵作戰英勇的選成「英雄」，「模範」，家屬分配以土地，無力代耕者有「代耕組」，「互助組」替他代為耕種收穫，作戰死傷或殘廢的有撫卹，因此，本來窮得褲子沒有穿的窮漢，或「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的自耕農貧僱農，在這種種物質的誘引與精神的安慰之下，為他們犧牲性命。講起來，我們過去也同樣的有此安排，法令森嚴，不過到了辦事人的手裏就易於變成官樣文章，或輕視了，其結果，大多口惠法惠而實不至，這不怪政府，負責的應該是各級承辦人員，當然，也有很多地方官認清責任，勤勤懇懇切切實實去辦的，軍屬碰運氣，老百姓也碰運氣而已。

10 「解放軍」亦亟待「解放」：依上面所述，是解放軍勝利之由，那麼，毛澤東之流的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中華民族的叛徒們，應該是安坐而享，邦基永固了，可是，不然，中國人到底是中國人，中國的民族性，到底是中庸民族性，中庸說得

明白「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國五千年來的文化累積，思想與道德規範，決定了中國人思想影響的政治制度，是不能極左，也不能極右的，極左極右的「一面倒」，而且倒到外族的膝下懷裏作乾兒子，一方面違反了中國民族性，另一方面傷害中國人的自尊心；同時，中國人由幾千年來養成的社會精神原素：「情」字放在第一位，其次才講「理」，再次才攤到「法」，共匪數典忘祖，以「唯物史觀」為牠的思想哲學基礎，以「辨證法」為牠的思想方法與實際行為的指針，對人對事缺乏「人性」，「一切視為工具，一切視為手段」（筆者五年前在某報發表一文，總答對共匪的剖視與認識），偏極的，冷酷的，嚴肅的，殘忍的，雖然是巧妙的虛飾的，但終被人民看穿，識破，每個人自陷於機械的成為僵屍型的可怕，對人又成爲無信義，無情感，無道德，無仁愛的被怕被恨的人，因此解放軍內部的中國人不少覺悟（甚至於是他們的黨員）份子，而「起義」，「投降」，俘虜的官兵們，也漸感失望、悲哀、憤恨，表現着不穩，甚至於向老百姓公開的說：「我是國民黨某軍的，有一天槍桿會調轉來」此其一；雖然中國人命不值錢，但當他清醒時，每個人都會愛惜生命的，假使無法挽救時，他寧願選擇較好的死之一途，在上海的三野六十二軍某部，因爲厭戰，又得悉即將開往

定海送死，於是，在虹口的嘉興浴室一連人進去集團洗澡，出來的只有九名，其餘都由澡堂的後窗跳河自盡了，他們痴想以爲「我死在市區的河內，還有慈善者爲我收屍，比死在海裏葬身魚腹強」，再次是解放軍集體或個人自殺者，亦有所聞；這表示他們厭戰，欲逃不得，求生不能，比較上只有選擇這一途了。

「解放軍」不是鐵打鋼鑄的，是可以瓦解的，爭取歸來的，但看我們是如何宣傳，如何進行而已！

再得補充一句，就是非巧的聰明的解放軍，現在到處善結人緣與親戚，起初，誰都怕，後來他們直言無隱的說，「到時，請你掩護我，給我便衣換」，他們是在預先準備逃亡與逃命了。還有一次國機在上海散發傳單，警戒的解放軍不准人拾，不准人看，可是未擔任警戒的出而干涉，「這有什麼關係，國民黨的傳單，應該讓他們（人民）看」！雙方幾乎打起來。

11 「土共」依然游擊着：這是一個活榜樣，共匪對任何人都是利用的，當利用完了之時，就是「走狗烹」之日，共匪對各地土共的處置既狠且殘，事實是這樣的，凡解放軍到達之區，原來爲他們做游擊、擾亂、破壞、殺人放火的土共游擊隊，自以爲有功，與他們會師時，禍事立即開始，他們不但不收容土共的人馬，而且一

定包圍、繳械、遣散，我在浙贛線上某地，親見如此事實，當時發生武裝衝突，無辜的人民大遭其殃，後來，其他附近游擊隊都聞而却步，不敢來和正規軍親近了，結果，依然上山，繼續游擊，起初，在國軍撤走以後，人民對解放軍的幻想未破滅之時，這些被利用者是孤立的，像喪家之犬樣走頭無路，可是，現在不然了，他們已經和不能活下去的人民接近了結合了，到處發生力量，從報紙上看，解放軍到處設立剿匪部，其中被剿者，大部份是揭竿而起的人民，小部份是原來的「土共」。我們要爭取他們，特別在軍事反攻之時，要以共匪過去對我們的方  
法再還敬他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 十二、貪污開始與無能的表現

任何人恐怕都有一個想法與看法，那就是稱頌共匪黨人或所屬工作人員之刻苦，廉潔，辦事講效率有能力，經我八個月的看同聽，亦有是我躬受親嘗的，結果，我可以負責而毫無偏見的說：我的第一句是「中國人到底是中國人」！一由於國窮人窮，大家似乎都看重了「錢」，這也就是英國某記者最近寫了一部一字奇書，書名「誰主宰世界？」全書祇有一個字：『Money』（錢），那麼成了「中外一理」了；第二句話「解放軍也

是人類」，由於窮苦的時間久了，人究竟是人，不是無「感性知識」的物，「錢能通神」，錢與物質的誘惑力太大了，何況都市罪惡的誘引和人類本能的「無止境的慾望」『Unlimited human Wants』作祟呢？

其次，他們確實力求講效率，求敏捷，無奈在農村，山岳裏，窮鄉僻壤「革命了二十年」的幹部很多是文盲，一個大字也不識，在鄉野裏片言可以折獄或辦了的事，到討厭的複雜的城市裏來，尤其是到了所謂「文物薈萃之區」的江南地區，所統治的人不是那麼愚笨、淳樸、單純，所處理的事複雜了繁冗了，所遭遇的環境，甚至於人與事的表裏音容笑貌外形實質都不是那回事了，他們起初還以為「學習」就行「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嘗試之後，漸漸感到「受不了」，就知難而退而洩氣了。

因此，我可以總答覆一句，他們不獨開始腐化，開始貪污，（但現在還不是全體的整個的，大的，是局部的，小的，）辦事呢，是求辦得到與好，而且快，不過因為原始的愚昧無知簡單與低能，遂成了心餘力絀，也就是「力不從心」。

事實如此的：1. 從大頭目來說：第一、是陳毅抄（剿）了一次上海證券大樓，所得的金條、銀元、美鈔、外幣、人民券等是用載重四噸三噸半的幾輛大卡車裝載的；聽說向上呈報只有金條一千根，毛澤東頗不滿意，因此，現在的陳毅並不如渡江前與渡江時

之紅得發紫，華東區軍政委員會的主席落到饒漱石的手裏，華東局的書記，第一書記都不是他，最近連兵權又將交與他的副手粟裕，大概結果看上海市長能維持多久了；第二，在西安蘭州，賀龍和彭德懷的太太都很祕密的一個拿出七十五兩黃金，一個是八十兩，她倆都想買最貴重的手錶，偏偏兩地無有，托人到上海帶，被托的人終於無意中洩漏出來，被我間接從最可靠的朋友處聽到，試問這兩位司令員太太的金子從何而來？第三，上海市一位處長，爲表白他們不是「窮黨」，很驕傲的向某位和他接洽公事的商人說：「你們都以爲我們是窮黨，可是，你看，我們有的是金條」，隨即揭開他睡的牀下用麻袋蓋住的箱子，開了箱子，真的，滿貯金條；第四，我經營着「小跑」（即單幫跑碼頭之小商人），我東南西北的跑着，火車打票，（因非常擁擠，恆候數日立雨雪中排隊不易購得）或貨物起票也好，多拿「幾包香烟錢」，就比誰還快而順利；第五，我原籍的區鄉政府的人員，無不「賣公糧」，要飯錢洗澡錢吃茶錢剃頭錢；第六，我和我的朋友都親眼看見「解放軍」的官長，腰裏帶着不少金手飾、現洋，而每個人都有金筆、手錶，你知道嗎？他們到現在除「公給」伙食以外，只有一千六百元人民幣一月的餉銀，照市價算不够買一包香烟的，那麼他們的錢由天上掉下來的？第七，解放軍只要是老兵，都有的是金銀帶在身上；第八，像南京這樣城市的館子，老百姓是無錢問津的，座上

客大都是穿着黃藍灰色制服的人；以上不過就所見所聞所受略舉貪污之例而已。

其次，無能（最少是低能）的表現實例如下：1. 他們接收都市的機關檔案與公營事業，銀行等，照例先派一二人進去監督老人，這一二人就是開頭學習管理與業務，他學了一些皮毛之後，就在暗地裏教授他背後的老粗，不要一月就把舊人一批一批的裁掉，新學的人一批一批補入，第二個月就是所餘舊人五分之四的調訓（軍政大學）編遣，第三個月保證成清一色的「土包子」，可是舊人好像故意爲難，事件和業務之來，好像故意搗亂，使他們「丈八和尚摸頭不着」的幹不了，推不動，像江蘇郵政管理局，他們嘗試了兩月之後，全體自動退出，「不行，幹不了，還得請他們（指舊人）來」！上海、南京、武漢、華北、西北各大城市的表現，無不皆然，「事非經過不知難」，誠信然！在鄉村，譬如沿長江幾個產糧區的大圩，前（二二七）年那樣超過民二十年的水位，圩都救住了，解放後的去年夏秋的雨，似乎也故意搗亂，他們「大力」救圩而圩堤悉潰，他們怎樣誘責呢？祇好說「國民黨匪軍挖江堤作工事破壞了圩堤」，也有說「國民黨飛機轟炸」某圩而致潰決的，其實不用辯和賴，老百姓眼睛雪亮，肚裏明白，「北方人不會防浪，打樁，搶險，做土工呵！」其餘他們熟練、精幹、技巧的工作，表現高度化的能力，在於創新名詞、說謊、欺騙，而最拿手的傑作，恐怕現代化，科學化的先進國家的官吏

也望塵莫及的就是剝削與壓榨；還有呢？那就是控制、殘酷，（也許比蘇聯差得多）！

俗說：「看人吃豆腐，牙快」！「專到頭，不自由」站在河灘上罵打漁的空網無能，是容易的，臨到你自己試試就知道了，因此，我總以為過去的國民政府下所屬全國文武官吏，被人籠統的罵着「貪污無能」不無幾分冤枉，而今天假使有人籠統的盲目的頌揚共匪人員的廉潔有能，我也堅決地否定！

## 十三、一、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共匪怎樣勝利的？我的看法是他們的組織嚴密，民運工作良好，宣傳巧而深入。

此處所講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方面是黨教育黨員的守則；另一方面是深入群眾，絕不脫離羣衆的實際表現。

毛澤東指示他的黨部黨員與工作人員說：我們是從羣衆中來的，自思想以至於行動，精神至於物質，因此，我們不獨不能騎在人民的頭上官僚主義化的擺架子說大話，更應該親近羣衆，打入羣衆，深入羣衆，使小我與羣衆團結起來，凝固起來，在外形上實質上成了不可分的一體，這是就人而言；對事呢，一個人的思考有限，能力有限，技巧和辦法有限，人多了主意亦多，「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羣衆中多的是諸葛亮，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我們的黨員或工作者，不能以思致週密，能力高強而夜郎自大，應該虛心的提出某事或某一問題，先讓大家想或說，說錯了也不要緊，不要嚴厲的指責他，也不能都錯都壞，總有說的辦法是對的好的，我們就綜合分析歸納牠，採取他對的好的，成爲我們的辦法與方法，於是，再提出去讓大家研討，取得結論，如是，一次又一次耐心的去搞，總會搞通了的。

這種辦法，他們普遍實施於各級各地，我是群眾中的一員，被迫參加過不少次什麼「居民會」，「工商業會員大會」，「座談會」，我發現他們黨員的修養、老臉、忍耐、不怕煩、不疲倦的種種優點，真值得我們效法，當然，也許是唯物史觀的信徒，必然的無情感而僵化機械化的結果。

因爲他們的黨部非「機關化」或「衙門化」，他們的黨員不「官僚化」而群眾化，亦即是黨部、黨員或工作人員，與群眾不「脫節」，所以，他們發生作用，產生了力量。

返顧過去國民黨怎樣？自廬山剿匪起，直至「黃山會議」也許直至今今天，總裁一再三令五申的指示嚴斥糾正，結果，還是黨人之爲官吏者與黨脫節，黨部的上下級脫節，黨與黨員脫節，黨員與民衆脫節，這種致命的失敗之由不急起改正，三民主義的信徒們

，恐怕不獨「死無葬身之所」，而且一定是三民主義和中山先生的罪徒，也是中華民國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千古罪人！

雖然是我們的敵人，一方面要能「知彼知己」，他方面似應吸收他的長處和優點，改正我們的缺點與弱點，並且要不斷的檢討、吸收、糾正，使我們自己更充實、健全，產生豐沛的偉大的力量，然後才能戰勝我們敵人，我們常說要以「組織對組織」，「宣傳對宣傳」，「民運對民運」，原則是絕端正確的，不過光說不行，還得坐而言，起而行，行之確實而有效，是時候了，莫再優柔遲疑與徬徨顧忌！

#### 十四、他們怎樣搞宣傳

鐵幕內無書籍、報紙、雜誌、畫刊和尾巴主義者，一面倒隨着搖旗吶喊的應聲蟲，擴音機；共產主義或中國化布爾塞維的新民主主義是絕對排他的，不像我們三民主義有容他性而我們的黨和政府機關的寬容忠厚，假使戰時的司令塔——重慶是共匪的赤都，絕不容有天天宣傳天天叫罵政府的新華日報，大公報，新民報，文匯報之存在，也許，我們主義的偉大在於斯，我們政府的民主在於斯，而最終贏得勝利也在於斯？！

打開天窗說亮話，現代的「宣傳」，從胎裏就帶有幾分說謊原素，中山先生重視牠，列寧斯大林重視牠，希特勒（詳「我之奮鬥」）莫索里尼重視牠！任何民主與獨裁國家，政黨，政治家無不重視牠，可是有一個原則，就是總得「八九不離十」，假使你一次說謊，次次天天都說謊，始終一貫在說謊，根本脫離事實，或以無爲有，以有爲無，指豬爲狗，指鹿爲馬的不斷說下去，一旦被揭穿，連你第一次說謊所得的成果，會連根拔除，甚而遭致反感，以其如此，反不如藏真守拙的老老實實之爲愈。

共匪們不知道這個道理？相信不會！那麼爲什麼還是一貫的在「發燒」「熱火」的說胡話？我找出來了，中國的文盲與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大多數愚昧無知者，是忠厚的容易受謊的對象！他們也利用了「希特勒」的宣傳定理：第一次說，人不相信，第二次說，人動搖，第三次第四次聽的人就以假作真的相信了；所以，共匪始終在掛羊頭賣狗肉的說着，有時連狗肉都沒有，本錢是空氣而已，中國聖人也有「畏人言」，「君子有三畏」，「衆嘯飄山衆口燦金」的古語，也真有一「曾參殺人」的故事，共匪「其聖之時者歟」？！

講宣傳當然要有花樣與工具，這一點我佩服共匪的花樣比我們多，工具比我們利用得够味。

就宣傳花樣來說，定型的如廣播、報紙、雜誌、書籍、傳單、標語、戲劇、電影，游擊式的如秧歌舞、腰鼓舞、街頭劇，茶樓酒肆等任何公共場所、牆壁、黑板、車、船等無一不利用為宣傳場所，就是每家廚房「灶老爺」的位置，也得請灶老爺讓位給「節食支前」幾個字代替牠，花樣真够翻新。

說到宣傳工具，電波也，筆墨紙張也，舞臺銀幕也，嘴巴舌頭也，女的色相也，粉筆黑板也，電流也……凡可以想得到的東西，無不利用之。

「如衆週知」，「新華社」就是他們造謠大本營，不獨「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等皇家御用報紙或雜誌，不能登載新華社以外的消息，就是「進步的」尾巴報紙也輕易不見「本報訊」，有之，那除非是經過審核的消息，否則，你小心懲罰之來，初解放的上海與南京，那些應聲蟲報如「文匯」，「新民」，最初以為「這下可解放了」，登載了「與事實不符」或「外勤記者採訪錯誤」的消息，一樣，也嚐過封閉嘴巴滋味而公開「認錯」的，有一位過去曾在中央日報現在充任新華日報記者的年青小夥子，就因為採訪社會新聞賣力，發了一條「某處發生盜案」的消息，到現在只有先接受指示原則，範圍，與寫法，才能出去採訪與寫稿。

治安如彼之壞，飢饉如彼之嚴重，失業問題如彼之嚴重，工商業如彼之蕭條，物價如

彼之飛騰，……你在新華日報或解放報上看見一條如此新聞否？可是，也有看見的，那罪過都在「國民黨」身上，是「他們遺留的」，「製造的」。

總之，凡有利於他們的事實或根本無此事實，他們非拼命渲染，宣揚，即「硬生生底」說之爲有；凡不利於他們的，有是無，無是更無；報紙上充滿了「學習」，「勞動」，「生產」，「增產」，「恢復」，「進步」，「打倒」，「鬥倒」，「惡霸」，「匪特」，「戰犯」，「匪幫」，「英雄」，「模範」或「英模」，「勞模」等新名詞，誇張、粉飾、虛偽、欺騙、利用、捧場、叫囂，集一切罪惡之大成，而他們宣傳的目的，是只計成功的，失敗、腐爛、紊亂，一點看不到。

有一點是值得說的，就是採「重點主義」，那怕爲了一粒芝麻，也許兩大張報紙的文章，消息都在說這粒芝麻；他們推行政令也是如此，幹了這樣或搞好這樣再搞那一樣，決不採取同時的「中心工作」件件要幹，而百事無成。

這裏，我願意附帶告訴美國友人一聲，你們的報紙，中國大陸上見不到，你們依然留在鐵幕裏不及或不能隨便撤退的僑民，中國人很少敢於和他們往來，怕因此而致禍，那麼未能逃出的人唯一所能獲得的寶貴的友人之音與國際消息，就是你們「美國之聲」了，鐵幕內垂死的人民是如何希望着牠每天能傳播到好的消息，可能的話，他們每晚關好

了門窗，調節到祇能一個人耳朵聽到的程度，來冒險偷聽，可是我告訴你們（當然我是偷聽者之一），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前，偷聽者是忻慰的，認為消息正確，觀察敏銳，情報靈通的，尤其是「解放區的人民才是國民政府的人民」一句真理，深深底為他們所佩服所尊崇，正中了所有「解放區」內人民的心弦，道出他們無處訴苦的苦處；但九月以後，牠逐漸生疏了，遲頓了，空洞了，好像關在鐵幕以外對幕內一無所知，人民痛苦加深，桎梏加重，飢饉，死亡，自殺，悲憤與日俱增，而牠的報告甚至於茫然，比前更輕鬆而無能了，材料之貧乏像沙瀝水那樣清淡，他們感到失望，甚至於「討厭」，我的上海親戚某君，因為聽不到「美國之聲」的「好消息」，聽到的像是隔岸觀火人的冷淡，平凡，譏諷的粗語，和輕鬆的歌音，他恨透了，他發了脾氣，把收音機都摔壞了，這是毫無謊語的事實，然而你們一定要問「他是誰」？「幹什麼的」？我不得不隱了他的姓名告訴你，他是一位知識份子，愛國者，有心人，更是你們貴國所羨慕的像在貴國一樣的「大學教授」兼「自由職業者」——醫師。

朋友，假使你放棄了或忘記了你們一向關心的中國大陸上四億五千萬朋友則已或者是丟掉百年友誼的中國友人則已，也可以說，你們譬如地圖上沒有中國大陸則已，否則，你們所能達到鐵幕內中國人民耳朵內心坎裏的「美國之聲」——這唯一的有效宣傳工

具，必須改良、充實、健全，才能安慰大陸鐵幕內受苦受難的友人！

## 十五、決定並推動一切的權力機關

共匪由於黨的組織嚴密，因而嚴密控制着其他行政、軍事、文化教育、經濟等各部門。

1. 黨的組織和我們差不多，最基層的組織名爲支部或不成支部的小組，最高是中央執委會；現在，因爲已奪取了中國大陸，所以，已經有局部的黨部公開了，如平、津、西北老區。

2. 黨的制度是改了我們的「民主集權制」爲「民主集中制」，據說，黨在開會時是相當「民主」的，任何人可以發言，批評，但「集中」也頗够味，叫黨員祇有堅決，澈底實行的份兒。

3. 有趣的是大黨員與小黨員，在黨內不論什麼人，是平等的，一律稱爲「同志」，「毛澤東同志」是他們小黨員自鳴得意的稱呼，並無避諱，縱然你在行政或軍事部門任最高最大的位置，在「黨內無階級」，黨外，也祇有執行黨的命令，決議，政策，政綱，與我們十三年到十五年北伐迄十七年統一時的黨差不多，關於這

，我們不要急切讚揚，且等着看是否能夠維持到像我們「十七年前」那樣。

那麼入黨容易嗎？答，不易！不易！在他的黨章上規定有年齡，負責介紹的限制，和因你出身，過去與現在職業不同而有「預備」期間的長短之別，不像過去我們黨的鬆與容易混入，反之，一跨進這個門欄，想出來却比進去還難，我親眼看見（姑隱其名）一個共產黨員因為受不了與覺悟關係，既脫不能，既藏不易，似乎隨時隨地跟踪着要制裁他，最後，他只有自三層樓跳下自殺，以消恐怖，以贖前愆。

現在，他們又恢復了過去的「C. y.」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了，廣泛吸收工農及學生青年，新青團團員就是在廿五歲以下十五歲以上的年齡階段上進入共產黨員的跳板。

4. 各級黨部是有的，還未公開區域，絕對秘密，已公開的區域如北平市，與我們黨部不同者，尙未「衙門化」而已。

5. 紀律與「進步」的原素：一般說共匪有「鐵的紀律」而且頑強的「進步」着，我們姑不論他在黨的公開與奪取政權之後，這種紀律與進步是否能維持多久，截至目前為止，共匪有紀律和不忘進步，我們不能完全否定。

共匪維持紀律與進步的原素是三件東西一個手段：第一、是組織嚴密，第二、批評的制度，第三、不斷的「整風」「整黨」，綜合起來只有一個手段，就是毒辣殘酷的

制裁。

所謂組織嚴密不僅是內在的，他也巧妙的運用外力來嚴密自己，譬如他們的區支部開會，在農村、工廠、學校裡，對他們的同情者（縱然是無意的）和積極份子，也誘引他們參加的，參加者一樣有發言權，作對他黨內人員的批評（當然參加者還不知道他們在開自己的會），先借這種外人給他黨員以刺激、鼓勵，他吸收這種外來的精神力量，來武裝自己，因此，他的黨員更不能不堅決，不積極了。

其次，在黨章上規定「坦白的自我批評」和「相互批評」，自己不坦白也不行，別人會替你坦白，並且舉出具體事實來，（因為共產黨員每個人都有「調查」的責任，「調查不清不確者無發言權」黨章有此規定，所以每一共產黨員等於一名特務，開會時你頂好也只有自己先行坦白的自我批評了，）這種批評制度，能確實做到的人和團體，當然構成進步的原動力。

不斷的「整風」或「整黨」，淘汰與制裁那些腐化的或反動的黨員，一方面給可能腐化墮落者以刺激、儆戒，他方面給所謂堅決的革命份子以安慰而更堅定他的立場和作風，黨在這種不斷新陳代謝作用之下，是可以維持他的年青而防止他的衰老；共匪現在總算心滿志得了，但毛澤東對他的黨員高呼：「不要給勝利衝昏了頭腦」！聽說，他們

又在那兒準備「整黨」了，像貪污腐化（上海證券大樓案和越戲名伶袁雪芬案）的陳毅之流，可能要被「整」掉的，也許丟了風雲一時的市長、司令員去當伙伙（炊事員）。

據說，中共黨員違反了黨章、政策、決議、命令等等制裁是嚴厲而殘酷的，多是「秘密處置」；或以情節較輕，那怕你像陳毅之流，一垮下來就罰作苦工或伙伙之類；但若僅僅做錯了經坦白了認錯並非出於故意違反上述各項者，也有「自新」「立功」之路給你。

6. 黨和黨員，黨員與民衆：黨像細胞核，黨員和細胞一樣的圍繞着牠，護衛着牠，黨又像大腦，發號施令指揮着所有的神經、細胞工作着，或者作爲，不作爲，這就是共產黨和牠黨員的關係：黨員與民衆呢，好像血液中的白血球和紅血球，雖然名詞不同，任務不同，然而同在一個血液內混和着，由第三者去看，不過是血而已矣，並分別不出誰是白血球誰是紅血球，當然，逃不過顯微鏡的分析與化驗的分解，過去我們剿匪多少年，部隊突然被包圍被消滅或被攻擊，帶兵官和士兵，有時莫明其妙的垮了，同樣，過去在我們的後方，機關裡、部隊裡、工廠裡、學校裡、商店裡不少佔重要地位的文武官吏紳良，就是共匪的地下工作者，今天

因為他們竊踞了大陸，不少人身份暴露出來了，就是一個證明，也說明了他們黨與黨員，黨員與群眾發生怎樣的作用，又利用這種關係來掩護他們的工作；不過，這裡也得直率的說，就是他們黨的命令貫徹，黨員的不惜犧牲，而不是致力於立樹派系小組，勾心鬥角去爭名奪利！把自己的力量分散抵消！

7. 開會、決議與執行：由今天追溯以往，共匪黨內的作法，似乎確能做到了會議的「民主」（當然不是對「人民」的），也確實能作到了「集中」，會議是多的，會而必議，議而必決，決而必行，行的程度和效果，再加檢討，「批評」與改進，據悉：那怕你是堅決反對這一案的，但經決議與施用過「集中」之後，反對者也就是忠實的，堅決的，澈底的，無條件的執行者，這一點，我們不管牠背後隱藏着的紀律與制裁如何，當然或多或少是有關係的，而黨能發揮作用，產生力量是無疑的，那些「自由主義者」的脾氣與行動，絕對不許可，除非你是在黨的門檻以外，由此我想到十七年以前和十七年以後的國民黨，難怪蔣總裁勞心焦思，手令頻頒，結果依然糾正不了滑向下坡的頹勢，至於此境：熱愛中國與真正的忠實的三民主義信徒們！是檢討，自責，翻然覺悟的時候了，迷途未遠，今是昨非，再不清醒，振奮，用行動拿出同舟共濟的精神，堅強團結，來倒挽狂瀾，那麼，

祇有一途，跳海！

## 十六、是誰「翻身」

在「解放軍」初到的區域裡，「無產階級」，工人們的氣焰是不可一世的，情緒是熱烈的，空氣是緊張的，到處報紙上、牆壁上、口頭上、文書上都是「窮人翻身了」的字句，「我們翻身了」的聲音和笑語，「富人」，「老闆們」，「地主們」，「長字號」的人們好像到處挨打的骯髒狗一樣，夾着尾巴儘量的藏在僻靜處，變成了聾子啞子呆子，時間一天天的過去，雲氣一天天的淡了，情緒一天天的低落了，氣焰一天天的萎縮，遊行、喊口號、貼標語、扭秧歌的勁頭子和興趣逐漸消失了。

頂多三個月吧，一切問題來了，窮人不獨要出力，還要出錢出命，在業的工人被「精簡」下來而致失業，依然能維持原來工作的，工作時間加長，待遇減低，減到只够養活工作者自己，失業者不獨無業可就，借貸也無門，工商業凋零、凍結，而職工老爺有了組織，反然要加薪，物價和公用事業一樣，一跳就是幾倍，地主的糧被徵光，佃戶一樣逃不了義務，大家一齊光，年青的大中學生們，家裡無錢無米供給，連師範生一樣要繳米繳費，今天不繳今天就停伙，也無心來反飢餓反迫害了，挑高籬的，擺地攤子的，

賣雞蛋和小菜的，一樣要納捐繳稅，因此，在今天，東自上海，西至蘭州，北自平津，南迄廣州，整個大陸上的「人民」，都跌倒在黑暗裡，籠罩在陰慘慘底鐵幕裡，誰都帶上了恐怖、憂鬱、淒慘、貧困相，有的人不怨天不尤人，祇認為「這是我們的劫數」；有的懺悔着，自詈着過去行動的錯誤；有的認為上了大騙子的當；有的咬牙切齒的忿恨，痛心疾首，當然也有的責備「國民黨的無能」，假使，你隨時隨地找機會和窮人或無產階級談話，告訴他們：「你們翻身了」，在他四五句話弄清了你的身份之後，他會堅決的向你說：「我們死了才翻身」，也有的說：「不錯，翻身了，過去是臉朝天睡覺，今天臉朝地了」！我從東、西、南、北，無性別、無職業、無區域的窮人口中聽來的話都是如此，於是我綜結或歸納起來說：「誰翻身了呢？」，是「共產黨啊！」是「共產黨的寡頭啊！」

## 十七、致命的飢饉與民變

動物本有愛惜生命的本能，可是真到不易活不能活下去的時候，「狗急了跳牆」，「兔子急了也咬人」，人急了當然會拚命的，此所以今日在鐵幕嚴厲的控制之下，因為搜括，壓榨罄盡，和因戰火，生產情緒低落與水旱風病虫害等災，天然的人為的飢饉，東、西、南、北，到處有「民變」的事件發生。

簡單說來，這種缺乏組織無計劃的烏合之衆爲了求活，爲了保命，挺而走險，連向稱最有辦法的共匪，鐵的事實，使他無能防變於事先，也使他補苴救罅手忙脚亂於事後，誰都知道，凡不利於他們的事實與消息，報紙上絕對不准披露隻字的，今天，請大家留心鐵幕內報紙，即機關報的「新華」，「解放」，真到嚴重而又隱藏不了或無法掩飾的程度，也只好換個方式發表，要大家「節約救災」！連「政務院」也特爲此通過了一個什麼「生產救災」的方案。

在江南這些文弱的過去也是最富庶的地區，幾千幾萬人的搶糧（公家倉庫裡的糧，以人民已無糧可搶也）是常有的事，上海南京等都市及其郊區，搶米店的事在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裡就發生過，安徽皖北成百萬飢民的「游食隊」，山東、河北、河南、西北各省，兩湖、江、浙、贛，無處不是飢饉逼迫着成千成萬的人逃荒，游食、搶糧、罷禁，再告訴你，今天「人民政府」的「首都」老百姓學校機關，早在吃窩窩頭，南京的窮人已見吃豆餅，冀、魯、豫各省已開始吃菜，麥青、草根、樹皮，上海、南京、西安、武漢、平津的米麵店，每家每天陳列着不會到十石米麵，（上述以上海爲標準，其餘只三四石而已），每家購買米麵的行列總是長長的，（注意這是自由買賣的米麵商店如此，至若公營貿易公司門前更不得了），大家見面無別語：「怎辦？買不到米麵？」

冬天已經如此，春荒或青黃不接期間要餓死多少人！」

最初，共匪的各級行政人員常說：「蘇聯革命餓死幾千萬人，我們這算什麼！」，也有乾脆向老百姓說明他們的政策：「寧餓死一城一村，不餓死一兵！」，現在，因為老百姓真不怕死的動亂起來，飢餓與忿怒之火，也會燒壞了他們的區鄉政府，（如蘇北、皖北、皖南等地），看糧部隊，和工作人員，所以，不大聽到這種豪語了。

那麼，一九四九年真是大陸上的災荒嗎？不是的，最多只是局部的！那麼，共匪搜刮的糧食到那兒去了？答：大部份消耗於他們自己的黨人，工作人員，部隊，公教人員以至家屬的「公給制」，和散儲在各鄉村倉庫，另一部份是從「迅速恢復了的鐵路」送到國外窮乾爹的倉庫去了。

假使，我們不想打回老家去，收復大陸和拯救四億多的民命則已，除非毫無回手之力，否則，一面作有計劃有效果的宣傳，並多派地下工作者打入飢民羣中去組織領導，一面開始反攻，相信，收效必較預期者為宏！並且是事半功倍，因此，我在這兒用毛澤東的原句「中共自羣衆中興，亦自羣衆中亡」！

## 十八、「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

### 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這是很新鮮的詞句，普遍的流傳於「新解放區」的共黨「老革命」同志口中。

怎樣說呢？「稍安毋躁」，聽我道來：

是渡江以後，僞「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時開始，地盤大了，繁華的大都市逐漸囊括到手了，「新仕版」慢慢多起來，而起義，投降，「和平解放」的省市多有，在毛澤東登基之後，自然是志滿意得，「孫猴子坐上了金龍殿」，應該是論功行賞的，按「黨齡」資格、奮鬥歷史、功績來封侯拜相裂土封王的，偏偏主觀上「老同志」的知識水準太差，「土包子」拿不出來，或者是年齡大了，身體壞了，不堪勝任繁鉅，客觀上都市不是鄉村僻壤的環境，人不是那些人，事不是那些事，而知識能力所見所聞所學都不够，而最無恥與討厭的就是那些吶喊乾哄的民主人士，起義大老，共匪中央在對內對外的面子上，不能不敷衍這個「民主」的面子，也似乎需要實踐一下「統一陣綫」的諾言，那怕是最短期的，還有那些「國民黨丟下的重大包袱」——成千帶萬的公教人員、技術人才，毛澤東之流明知這班「小資產階級是動搖的靠不住的」，但自己的人包辦不了，因

此，「不能不予以照顧」選爲己用，這些新參加的工作人員，在形式上也變成了一同志」（最少須如此稱呼），「三個人飯勻成五個人吃」分了他們的肥，並且越來越不像話，經過幾個月的試驗，「老同志」受責難，新同志於董必武所率領的「視察團」南下考察政情和人事之後，居然將「國民黨的包袱」改稱爲「國家的財富」了，同時，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一年預算科目，竟列有這項經費，毛澤東劉少奇還特爲這一項加以說明，這簡直和老同志過不去，因是，他們不滿，怨恨而發出「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怨誹。

「新革命」者指上述的公教人員和技術人員；「不革命」是指那些丫頭，姨太太的「民主人士」也能在僞「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三十個院部會行署裡佔了若干席，分一點點太老爺高興賞賜的衣料，臙脂，口紅和香水；最使人不服的是那些曾經直接間接或多或少耍槍桿「屠殺人民」與「解放軍」爲敵的國民黨軍政大員們，今天搖身一變「靠攏人民」，投機，無恥之尤，反而能竊踞要津，成什麼副主席，副總理，部長，省主席，兵團司令員，軍長之流，那麼，不是反革命好於不革命，不革命大於新革命，新革命賽過老革命嗎？

這也是共匪於奪取政權之後，黨內因分贓不公不勻而引起的小小波瀾，共匪也害上

了濃瘡病，可能將來會瘡毒攻心，也可能內部因收容這些病菌而致於腐爛，潰瘍，我們姑拭目以待，側耳以聞吧！時間將會給我們以事實證明。

## 十九、悲運降臨了上海

我特在此聲明，因為上海是世界第五大都市，也是中國最大的都市，我是舉上海一市以概全國都市的，明瞭了上海，也就明瞭了全國的都市現況。

1. 工業：這個向以輕工業著稱的大都會，在解放前因為畏悸共產式的「解放」，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是關了廠的，百分之四十因為戰火的打擊與摧殘，原陷於烟囱不冒烟的狀態，其餘百分之三十在解放前上海作戰時臨時停工，這三種狀態的工業，於解放後，臨時停工者，受了督促，鼓勵和生意經作用，首先開車；「解放軍」(這是陷區人民對共匪政府、部隊、黨、政工等一切的總稱)於是集中精力，用盡手段與方法，來爭取這可能開工的百分之四十的工廠，但工業家因為缺乏資金，和畏悸職工們的氣焰與力量，還有怕上「解放軍」過河拆橋的當，遲疑、徬徨、顧忌、畏葸，真是被迫到無奈的程度，於是用了中國的社會哲學來推、拖，而以「籌備復工」來掩護，有時，在「人民政府」召開「座談會」時，他們也有很坦白的說和問，說什麼？「我們缺乏資金」！問什麼

？「人民政府的工商業政策我們還不够了解」，自然，他們得到回答：第一個問題是「你們自己想法子，不能專靠政府，假使必須借款，也可以，但依「實物借貸」本債隨「折實存款」計算，利錢可以客氣，因為我們人民政府是扶植工商業的」，多漂亮的糖衣，多重的苦水！第二個問題他們答：「我們的新經濟政策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我們是保護民族工商業的」，受答覆的人，也有真相信他們的經濟政策和保護工商業的謊言謊語底，於是拼命打腫臉裝胖子，東拚西湊借着高利貸來復工，像這樣，上海的工業七拚八湊的復工，今天能够開車的約佔總數百分比之六十左右，其餘未開工的百分之四十，恐怕永遠也不敢不會開工！

何以言之？已開工的遭遇空前的下列諸種困難：1. 最初工會成了無上權威者，職工的要求無止境的提高，而老闆們假使稍有不遂，職工們控訴老闆，老闆就像犯人一樣到工會裡去受責難，（這是上海解放後三月內的普遍情形，現在職工已覺悟受騙，安份了，並且願意「停發年終双薪」或減薪，以維持飯碗，一反過去以老闆為敵的態度，）老闆們也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們」跌入痛苦的悲慘的泥沼；2. 原料缺乏，一方面是國內物資缺乏，另一方面是我們封鎖之功；3. 製成品無法銷售，也有遵照人民政府的指示，譬如毛呢廠改成織土布與土襪的，但依然以人民無購買力，白費了資本，精力與時間；4.

職工的一半工作時間，化在扭秧歌、開會、遊行、學習上，這是欽命，老闆或廠長無權干涉，因此也減低了生產，這是私營工業如此。

公營或國營的工業呢？一面實施「精簡節約，三個人的事一個人做」，一面增加工作時間，由八小時增為十小時十二小時，相反的，減低待遇，譬如原為四石米一月的，因為節約「人民的血汗開支」，「減輕人民的負擔」，「政府是人民的」，「我們工人，無產階級，是革命的先鋒隊」，「應該節省我們自己的政府財政支出」，於是失業的失業，受不了的受不了，養活不了的還是養不活，試問這些革命先鋒隊的無產階級的情緒與感念如何？自不待智者而後明。

私營工業有了上述幾種現象，公營工業的工人的待遇又如此，結果，使開工的工業家們天天想關廠，但關廠可不容易，這是關係人民政府的經濟政策，面子，更影響了千千萬萬的工人生活，使以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共無以自圓其說，所以「不能關廠」，也「不能停工！」民族資產階級們不會說嗎？「我們資金週轉不靈，原料缺乏，製成品銷不出，怎辦？」（職工鬧事不敢提的，提了也碰釘子），而所得的回答不是「你們過去賺的錢到那兒去了？拿出來！」或「你們頭腦要清醒些，現在不是過去，人民政府不能以國民黨的匪幫政府的眼光來看，我們曉得，你們有的是金條，美鈔，爲什麼不能拿出

來？專向政府打主意是不行的，何況目前這種現象是暫時的，過渡的，更得忍痛一時，好景在前面！」

負擔一層層的加上來，壓力一天天加重，束緊褲帶，還要再束！苛捐雜稅，支前捐獻之外，還未透過氣來，「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攤派又來了，截至筆者離開上海時（卅九年一月廿日）為止，我們的飛機不是有時飛滬空襲嗎？那些處在「掛形」地位或陷於泥沼受活罪的民族資本階級者 祈禱著「炸彈落到我的廠裡吧！」原因是反正是光，倒不如早吃炸彈光了完蛋，最低也好有關廠停工的藉口了。

2. 商業：商業與工業有不可分的關係，工為商生產，商供給工以原料並推銷其成品，上海的工業既陷於呆滯，凍結之境，商業自然亦在死亡綫上了，我並不誇張的說，上海已成死市了，不是嗎？先施，永安，新新等大公司，在下午六點半鐘就打烩，晚上黑洞洞的龐然大物矗立於南京路上，大小商店的競賣大多是一「跌進成本裡去」的宣傳着來誘引顧客，可是依然冷冷清清，公共汽車、電車等惟一交通工具，在下午九時半就進了廠，原因是無乘客光顧，普通商店，均在晚六時半打烩，私人的小汽車在你留心檢查千輛中難見一二輛，小汽車是有的，但裝載着的都是新貴與勝利者，可怪三輪車的索價不論多遠，不會高過公共汽車兩佰元，假使你有兩個人一道出門，坐三輪車比乘汽車電車

還便宜，整個的上海，除了南京路，福州路，北京東路三輪車較多之外，你通過街道是  
不用驚惶與跑步的，很可愜愜意意的踱方步的行（音杭），商店同工廠一樣，開門固不  
易，關店你莫想，有職工會當家，大家祇有「吃光」「賠光」算數。

人民政府大刀濶斧控制了金融，帳簿隨時查，澈底的查，像過去造假帳或有秘本的  
事，做不到，拆放限制更嚴，上海市的「人民銀行」，就是管制金融的總樞，一方面限  
制私營的行莊拆放，一方面人民銀行普在全市設立以六百個為目標的分支行辦事處，服  
務處，儲蓄處，（現已成立者逾二百），來打倒私營的行莊，此之謂「公私兼顧」。

金銀外幣是絕對禁止流通的，祇准人民依官定牌價向人民銀行兌換人民幣，易言之  
，即以最低的揩屁股作孽的人民幣來換取人民相依為命的金銀外幣。

他們又舉辦了「折實存款」以吸收職工與公教人員的血汗錢，圖使人民幣回籠，但物  
價管制雖嚴，依然一跳幾倍，公用事業如車船水電一加就是幾何級數的跳，帶頭着使物  
價飛昇，「解放後才半年的上海，人民幣的票面由一元變成了萬元，向以善能控制物價  
管制金融自豪的共匪，現在也不能不高呼「物價的畸形上漲」，「通貨惡性膨脹」，「  
一九五〇年是財經的大難關」，這些事物，都與商業有連帶關係的，上海的商業焉得不  
僵化、凝凍像隆冬的水！

3. 社會情況：六百萬人口當中，除了約有一百萬左右的有職業（連同中共的工作人員在內），其餘五百萬人都在失業，饑餓恐慌中，這五百萬中在解放初期還可以附隨在有業者的百萬人生活上，平均每人以三口之家計，（今天最多一人工作祇能勉強養活兩口），用是，比較可以生活的共有三百萬人，下餘的三百萬人恐怕都在「挖老根」「吃老本」上一天一天的糊日子。很通行的一句話：「過一天算一天」，尤其是那些家破人散的地主富戶和過去作過官的人，比較繁雜因而寬大的上海，在國內大陸上，是這班人的唯一安樂窩，天堂，上海一方面給他們以生活的壓力，一方面給他們精神上一點掩護。

上海比從前樸素了，奇裝異服不易看到，茶樓酒肆冷清清的，摩登仕女們好像都「雞飛狗跳」了，穿布服的最多，其次，西服，再次就是黃色，藍灰色制服和少數的「列寧裝」與「人民裝」。

我不知道是響應政府的「節約號召」還是「無銅鈿可賺」的原故，食是簡單多了，衣著如上述，行是跑腿的多，電影院，跳舞場是生意清淡，像「大光明」戲院，票價有的跌到六百元一張，但依然座上客不滿，經解放了的「賣淫姊妹們」，外表上是改業從事生產了；但實際除四馬路，跑馬廳，西藏路附近之外，她們似乎學習了共匪游擊戰術「

化整爲零」，非職業婦女，不少因爲生活重壓而從事秘密的皮肉生涯。

4. 治安問題：解放軍的人數是多的，上海的大街小巷都佈滿了崗，而且都是雙崗或三人一組的崗，這種事實告訴你上海的治安極壞，（廣州更壞），搶米，偷竊，搶劫的案子，層出不窮，有趣的是這些歹徒，不獨竊盜財物米糧，有時連解放軍的人和槍都被竊，所以，原來是單崗的，現在是雙崗與三人崗了。

5. 糧食恐慌：上海本身不產糧，人口既那麼多，糧食的來源枯竭，上海雖然設有「糧食公司」「貿易公司」，儘量來搜刮各省各地的糧來接濟，而去年的十一月裡，就鬧過搶米風潮，十二月勉強的渡過，今年的一月，普通的米店前排隊購米的行列，比戰時重慶等公共汽車的行列長得多了，米價呢？在一月的下旬開始時，一星期內，由十一萬元一市石，跳到念七萬，二月初，更由念七萬跳到我臨來前的四十萬，這都是「奸商作祟」，「米老虎作怪」，或「匪特製造」的！

你相信嗎？當上海鬧米荒時，政府與公糧公司向人民宣傳着：「東北的大米五萬噸運滬，正在途中」；百分九五的糧食已送交蘇聯的東北，東北也在鬧缺糧，糧從何處來？何況東北不是產米區域啊！說謊說油了嘴，他們也忘記了，這是遠東第一大都市人文薈萃的上海，不是陝北或什麼邊區，老百姓的頭腦可不那樣簡單。

6. 上海人歡迎空襲：上海無警報，因為上海人陷於欲生不易，求死不能的悲慘境地，心情是苦悶的憂鬱的，用是，胸腔中蘊藏着強烈的怒火，像火山一樣等待時日到來而爆發，絕大部份人會用腦筋來思考比較，思考與比較結果，還是國民黨的寬大，仁愛，講情講理，其次才談到法；也有一小部份人是憤恨「國民黨的貪污無能」，個好的基業，偌大的江山，拱手讓了人，而致老百姓遭到這樣的「劫數」，這一部份人的想法與憤恨不久慢慢被大部份人的想法和比較所克服了，尤其是最大多數的窮人，他們說：「老百姓第一求安居樂業，最少要能活下去，國民黨貪污無能，他並未貪污我一文，無能仍能叫我們窮人活下去，這就成！」

在以上的心理與情緒當中，結果，造成普遍的內向，「人心不死」，他們知道國民政府的反攻一時不易，被拯救的日子，不知何日到來，因此舊日看見過的東西今天能再看到，他們都感到莫大的親切與安慰，舉例來說，國軍所遺留的病兵敗兵或被遣散的散兵，行乞街頭的時候，老百姓看到他的帽子與服裝，就會多多的施與的照顧的；其次，炸彈是要命的，而國軍飛機空襲上海時，他們不獨不躲藏，都跑上了晒台，騎樓，或竚立街頭，天井，張着手歡迎，睜大了眼來望，我曾經向看空襲的群眾問：「這樣不怕危險嗎？」而我所收到的答語：「他能够丟彈到我的頭上，是我的幸運，等於中頭彩，反

正活不成，不如給自己的飛機炸掉乾淨！」這是多沉痛的詞句啊！又蘊藏着什麼？

國機在空襲之前，不是每次散放傳單，要老百姓離開或遷出軍事目標區域如碼頭，車站，造船廠，船塢，水電廠之類，但他們本心真有幾分不願：「等着吧！」，也有胆小的意志不够堅定的人想挪，「解放軍」是禁止的，「不准遷徙來擾亂人心」，你想，好殘酷毒辣的辦法，以「人民」的生命來硬梆梆底製造反國民黨的空氣和情緒，事實呢，結了更增加人民對他們的仇恨。

在一月下旬幾次空襲，比以上幾次的規模是大了，記得有一次炸十六鋪的造船廠，碼頭，倉庫，楊樹浦的修船廠，浦東，吳淞等地船隻，效果良好，我也正在十六鋪一位友人家，少數炸彈以風向而致偏差落到南市的小東門，城隍廟左近，也確實誤傷了不少店舖和人民，但飛機走後，我巡禮誤炸場所，有的人整個喪失了他的財產和家屬一部份人的生命，但並不表現對國機的憤恨，相反的他們有的在罵「殺千刀的什麼解放軍，這把我們真的解放了！」你看怪不怪？最近二月上旬連續轟炸美僑電力廠，我雖然已逃離鐵幕，想像上上海是癱瘓了，變成了無水無電的黑暗世界，給那些外僑（還未撤完的）以生活上不方便，所以外僑們聯名電請聯合國請制止這種行爲，奇怪的是美國也提出抗議，說是毀了美僑的財產，他是在明知故昧作照例的文章呢？還是真的愛護僑民自己不

能控制、行使所有權的財產？一句話，這是外交上照例文章則可，若果真有幾分愛惜財產的話，那麼瀋陽，北平，南京的領館如何？北平的兵營又如何？爲什麼你不拿出辦法來，自己保護你的僑民的安全，尊榮，特別是外交官的尊榮與安全呢？又爲什麼自己不保護自己的產業而使落入共匪之手並爲之作最大的運用呢？

我在這兒附帶告訴美國朝野朋友一聲，解放區內中共（其實任何處所）不獨以「皇帝」爲假想敵，在華公私一切權益都彼歧視與掠奪，連你們的元首，杜魯門先生都倒了霉，只要有一次會議或一次遊行，罵，侮辱，拉着一條帶帽子的狗用鎖鏈牽着到處遊行，或者以真人裝成奇形怪狀的獸形來侮辱他，縱然是交戰的敵國，在國際公法上或中外古今的史例上，有過這樣野蠻無禮的行動對另外一國元首的沒有？恐怕祇有美國朋友和高度文明的人最知道！相反的列寧斯大林是最可崇敬比祖先還可敬的偉人，室內室外掛像是高高在上，遊行是舉得最高放在最前，連毛澤東的像也是在下在後的，我想，你們，富於正義感義務感而充沛熱情與理智的朋友，可以思過半矣！其有感於衷乎？

這兒，我可以總結一句，上海似乎遭遇到地殼的陷落，上海人逐漸在向海底沉淪。

## 二十、「國際友人」對中國的「援助」

遠的不說，空話也不必說，蘇聯對共匪或現在大陸上的「援助」，真是勇敢的，大胆的，見諸行動的，表現了高度的情感，與史無前例的明朗，「乾脆」，「澈底」，「堅決」。

東北九省，我沒去過，雖然聽說種種，在這裡，我為表示我的坦白，客觀，無私的立場，不願「人云亦云」，相信，我所聽到的不一定比臺灣香港澳門的人和在美洲的人為多，所以，我不能盲從的人云亦云。

蘇聯「大力援助我們」的大陸，具體表現在左列的事實上：

1. 關於修造鐵路方面：所有抗戰時，「內戰」時的東西南北的鐵路，癱瘓，腰斬，寸斷的現象，現在俱已不復存在，是「人民政府」修復的嗎？不是，是「我們國際友人」的工程師，鐵道工程隊代辦的，而大量的人力（民伕）與枕木則就地取材，所以，今天我們常在報紙上口頭上看到聽到那些驕傲的勝利的消息與話語：「在中部來自上海連雲港，西至寶雞，天水 and 北部橫貫大陸的大動脈的京滬（現改為滬寧），津浦南段和隴海路與平綏路通了，北起國門的滿洲里南迄廣九的深圳的北寧，平漢，粵漢，廣九路通

了，與平漢路（現改京漢）平行的津浦路，都通了」，這是「人民政府一面作軍事上的解放大陸」，「一面從事經濟建設」的偉大表演，我在東西南北跑小生意的時候，在隴海，在粵漢路上，隨時可以看到「大鼻子」的國際友人。

其他小路如同蒲，滄石，道清，湘桂，淮南路都通車了，這是一點不假的事實。

2. 關於醫藥衛生方面：國際友人也送了一些醫藥器材和藥品給我們，察北不是一「發生」過「鼠疫」嗎？那是蘇聯友人派了大批醫藥人員和「專家」們代替我們撲滅的，我相信不止察北，其他大陸各處是凡過去日本人所到之處，都有發生「鼠疫」的危險，請看報紙上不是天天在喊日本人曾在某處某處製造過遺留過散佈過細菌嗎？這是需要「撲滅」的「防止」的，因此，我們的國際友人們，又要到大陸各處去辦理「防疫」工作了。

3. 關於軍事技術方面：「人民」的陸軍訓練不够現代化，「人民海軍」還待下水，「人民空軍」還未出世（不過最近要人們也能坐飛機行動了），這比什麼還重要，我們要「鞏固國防」，必須充實軍備，我們「為消滅來自任何方面的侵略」，急切須要「建設國防化的人民陸海空軍」！所以；這就靠「一面倒」的「親切的國際友人」了，每個野戰軍挑選精壯十五萬至二十萬人送到東北，請國際友人訓練，海空軍更不用說，這是技術方面。

其次武器和兵艦飛機方面，國際友人幫助他們器材在修理製造，並直接以東北的關內的糧食來換取新的，一個「解放軍」告訴我，「解放臺灣」時，將有一個出人意料「國際上驚奇的陸海空軍聯合表演」，那麼，我們等着瞧吧。

再次，更直接的幫助，在人民空軍未出動以前，老受國機的空襲，「美帝援助」的空襲是為蘇聯克里姆林宮的主人所憎恨的，因此；我們在南京的笆斗山中央門看到了蘇聯高射砲兵一團，在上海的南市，楊樹浦，浦東，吳淞看到了一團，在廣州聽說也有（我自己未見），不是嗎？空軍會覺得吧，現在上海南京的高射砲火是猛烈了，這就是國際友人的表演，這些部隊雖然是秘密的，但逃不了千千萬萬人的眼光，不論他上街時（大概真悶得難受了）如何改裝，戴上禮帽，換了西裝褲子，但那一件寒帶用的皮大氅連著遮風帽特製的軍用大衣（我懷疑為什麼蘇聯人這麼窮，既欲改裝為什麼不多帶一件普通大衣和整套西服？），露出了狐狸尾巴！

美國的朝野人士們，你不信，不妨請你們還留在上海或南京的僑民一查即知。

4. 關於文化教育方面：西蒙訥夫法捷郵夫領導過一個「蘇聯文化科學代表團」來訪問過中國，凡屬大陸上的大都市自東北以迄廣州，到處都留過他們的足跡，「人民」們被強制着成千成萬列隊歡迎這主子派來的欽差團，團員的數字有幾十位之多，連歌舞手

都帶了來表演給我們這些未到過莫斯科的「土包子」開開眼界，在代表團到的時候要列着多少萬人的長行列歡迎，走的時候亦復如是，滯留的時候，還得隆重的開一次歡迎大會，每次會都是空前的場面，以博得欽差們的歡心，西蒙訥夫們是笑着的，勝利的滿意的稱讚著奴才們的能幹，可是樂得忘形的時候，秘密不免於洩露，西蒙訥夫在上海的一次集會上演說書中道及：「……保衛斯大林格勒，有八路軍參加的……」這不是自供着毛澤東早和斯太林並肩作戰了嗎？毋怪今日斯太林派高射砲兵團來幫解放軍的忙了，此誠所謂「禮尚往來」！

當蘇聯代表團回國以後，而團長西蒙訥夫等重要份子還逗留在北平，不獨留平，而且跑向他所要跑的地方去，「考察中國的文化」和「辦理其他任務」，什麼任務呢？讀者可以推測而知。

不久，報帑上公佈「國際友人」贈送我們大批的「科學儀器，書籍」，分配在各地圖書館和學校裡，同時教育上似乎有點反應，教學方法與教材都略有更張，而行政與作風附帶亦受波及，陳毅之對上海比較寬大「不够徹底」，「乾脆」，把華東軍政委員會的主席，共匪華東局的書記也未攤上，比彭德懷，劉伯誠，林彪們差多了，此皆欽差巡視後之所賜也。

## 二十一、準備「填海」

「解放軍」是無敵的，長勝的，「鐵的隊伍」，確實，自從渡江以後，曾未遭遇堅強抵抗而席捲了華中華南與西北，「跑都跑不贏」！這是他們自己和失敗主義者投降主義者的看法，特別是在香港作「寓公」過「白華生活」者的論調，他們很多人一面畏懼，一面徬徨。

國民黨還剩了幾個小小的孤島，「我們一定把牠解放」，一實現毛主席的澈底、乾淨、堅決而消滅之」的主張，這是解放軍人的豪語，在鐵幕內到處宣揚著。

那麼，怎樣解放，金門，臺灣呢？除了上述的「將有一次陸海空聯合表演」的精彩節目之外，他們還是不離「人海戰術」那一套，開始在新解放區內征兵，每村（保）五名壯丁，六牀棉被，準備拿這些可憐蟲去填海，當然徒步不能涉水，南方和沿海沿江沿湖有船的省份，又得加上「水上人家」的負擔，就我所聞，單寧波一地截至卅九年一月止，已因試圖進攻定海損失了木船八千隻，每船又配合原有的一船老大」一名，寧波的一位船主王某，恐怕送死，寧願自己鑿沉了惟一家當的船逃到上海，逢人便說這種慘事，他附帶也告訴了人，「可憐那些北方老倭，曾未見過什麼長江大湖，駐在寧波的十萬

人，有五萬人先行犧牲了，所餘的五萬鬧着不肯向海邊調，解放軍自己也告訴老百姓說！官長告訴我們以爲海不過像大塘那麼大小，風平浪靜的，還有不能進攻的道理，可是一到了海邊，那一望無邊藍浪滔天的想也沒想到的大傢伙，就呆住了，這就是今天無敵的長勝的解放軍士氣之一斑。

不過，我們的軍政人員和後方人民也確實不能以海峽來自恃，依然要戒慎恐懼，以臨淵履薄的心情，小心翼翼的態度，盛旺熾烈的戰意，堅強不移的意志來防衛着這反攻與復興的最後的基地，緊防着「我們早有佈置」的後方搗亂，更準備着所謂「陸海空聯合作戰」的進攻，記得孫子兵法有云「先求不可勝而後勝」的道理，正是爲我們今日保衛海上最後幾個據點說的。

## 二十二、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的預算

在鐵幕內的人民，只要稍稍留意他們自己生命財產攸關的偽「中央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的預算，在已經嘗試了一九四九年的榨取，抽血，束緊褲帶等致命威脅式的解放之後，不能不以最悲觀的心情和語調來說，一九五〇年是人民生命財產的鬼門關，也將是最悲慘最黑暗的一年。

連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之流於公佈偽中央人民政府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預算案時也坦白底承認，「一九五〇年是我們財政上經濟上最嚴重的難關」，在略微分析說明之後，殿以「困難雖有，但我們一定能拿出辦法來衝破這個難關」。

我們不妨先分析來看看牠收入部門幾個重要科目，第一項是公糧，佔總收入百分之四十七；第二項是捐稅佔收入百分之十七；第三項公債佔百分之十六；第四項發行通貨佔百分之十四；還有幾個小項目從略，（精確的數字我已忘記），從這個離奇預算案，我們就知道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一年的一年，將是鐵幕內人民怎樣油乾血盡的一年。

很明顯，那個幾佔半數收入的公糧是打農村主意的，農民負擔要佔着國家收入的半數，那麼農民還有皮？且不僅此也，那個公債發行通貨的各佔百分之十幾，當然不祇是城市負擔，帑票子是全國通行的，公債是普遍性的。因此，農民又加上兩層壓榨，恐怕連骨頭都要壓碎了！誰又能擔保不像一九四九年破了圩的農民仍然照常徵糧呢？

捐稅收入在想像上是城市工商業者的負擔，這裡在發行通貨上公債上當然工商業者也得分潤，去年是解放初年，長江以南的城市，先後平均起來都不出四個月的期間，工商業者已經陷於絕境了，何況「人民」更無購買力的一九五〇年！

公債收入靠得住，發行通貨更有把握，我們假使以業餘財政眼光來看，第一，百分

之四十七的公糧收入，倘若天不愍民，一九五〇年來一個普遍的或局部的災歉怎麼辦？第二，其餘百分之五十的捐稅也公債也發行通貨也，說穿了還不是一律在飛昏票子？第三，預算案上以發行通貨作為正常收入，一方面表現坦白而膽大，他方面是在哄騙大多數不識字的中國人，冀圖掩蓋預算上的赤字，這與「此地無銀三百兩」有何分別？

綜括說一句，這個預算案是空頭的聾子耳朵式的爛帳，牠表示了中共在一九五〇年財政上的破產，牠表示了一九五〇的鐵幕內人民要被敲骨吸髓，牠也表示這個要飯花子拾金而致暴發的共匪因為富貴的曇花一現行將送進了墳墓長眠，徒供後人憑吊，譏笑，怒罵切恨而已。

不信，我雖不是上海那三位精研命理易數的「居士」，能知過去未來，僅從共匪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的財政預算，也能料定毛澤東及其黨的生命，「不會活過一九五一年」！在此，我借用毛澤東一句名言：「自群眾中來」，必然的歸宿於「群眾中去」，此中道理，請研究中國民族性的讀者去說明。

## 二十三、五星旗只剩一星

所謂「五星國旗」，除了最大一顆星是代表「領導革命」的共匪而外，其餘的四顆

小星，第一顆代表無產階級的工人；第二顆是超馬克斯主義而在中國不能不勉強拉上去作爲「工農聯盟」的農民階級（研究過共產黨老祖宗文獻的，當然知道無產階級是專指工人，可憐中國的產業革命階段還未到達，七拚八湊將中國的產業工人職業工人一起湊數還不到三千萬人，所以聰明的毛澤東和他的黨，在過去二十二年當中，一面製造無產階級，一面生吞活剝的將不是無產階級的農民硬拖進去，加上一個漂亮名詞，命之曰「工農聯盟」，啊，不是他，是更聰明的郭沫若想出來的）；第三顆，是「最易動搖，最靠不住」的小資產階級（這大概是共匪領袖們多是小資產階級出身和那些姨太太丫頭的「民主人士」都是此一類型脫胎的原故，否則，無從解釋）；最末一顆星你猜代表着什麼？牠居然代表着「革命的對象」之一的資本家，美其名曰「民族資產階級」，談者也許不解，那麼容我插一句嘴，共匪是在「養豬」！

我們明白了五星旗的內容，我們就可以分析這四顆小星有無存在的必要？假使現在還可以爬在血腥的赤地上面，又能够存留幾時？

我想讀者從上述廿三節敘述當中，已尋得答案。

最吃香的工人階級，在今天和未來，解放之後他們收獲了什麼？失業，貧困，誰來救濟援手？現在尙未失業的能保證不失業？牛馬的生活，苛刻的待遇又向誰去「訴苦水

「？懊悔，痛責着自己悔不當初，受騙失身或被人強姦了的處女，羞澀，忍受，憤怒，詛咒又有何用？惟一的辦法，也恐怕祇有「化憤怒為力量」吧！

農民階級本來就是無產階級的「拖油瓶」，不獨得不到假父的懽心，相反的被鞭撻，壓榨得透不過氣來，而且鞭子一天天加重，壓榨一天天加強，踏上了死亡線上，可憐的愚昧而廣大的無知群，連他祖宗算上，這種非人的農奴的生活，他們怎會受得了，他們悲傷，他們憤怒，他們烏合之衆的反抗，他們的心目中是在等待對付元朝的「八月十五」之到來。

誠然，小資產階級是動搖的靠不住的，其原因在於他們讀過書的居多，（共匪解釋小資產階級包括「知識份子，小商人，城市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職工，等等」，）讀書的人是比那些鄉愚無知者聰明得多，他們有思考力，觀察力，判斷力，善惡忠奸黑白邪正等等對待的事物，他們感覺比較敏銳，判別利害比較明顯，簡單一句話，小資產階級的腦筋是比較複雜的，複雜的腦筋思考多，顧慮多，所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這個道理，「才足以濟惡」亦是這個道理，但他看清了判明了某種事物的善惡，是非，黑白，和認識了某種人的邪正，忠奸，漢賊的時候，他們大多數的有「良知良能」者，是知所取捨的，甚至於「死，吾往也」的浩然之氣會表現出來，一部中外歷史，這種事例

太多了；不過也有一部份人把利害看得非常重：「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功利主義觀念很深，利之所在，無不趨之，名之所繫，無不往之，致於攘利惟恐不先爭名惟恐落後，因此，在中國歷史上鬧成「焚書坑儒」，「溺儒冠」，「文字獄」等把戲，「打天下」或「奪天下」都是些老粗居多，這原因不外是士大夫階級的不值錢，腦筋裝得太多了，構成繁複的思想路線（有時簡直無體系），表現著畏葸，徬徨，顧忌，首鼠兩端的醜態，（當然，也有利慾薰心表現更可恥更醜的事例），毛澤東看透了這點，一面以稀薄的名利來引誘那些走頭無路的「民主人士」和「進步黨派」上鈎，一面加緊壓制這班小資產階級，上鈎的鈎上有倒刺，退都退不下來，壓迫着使他們不能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乃至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誤國的「清談」，使他們複雜的腦筋要歸於簡單，好說話的嘴巴，貼上了封條，肉體上還要叫你「勞動」，「生產」，不准「騎在人民頭上」，要「向上農看齊」，「學習」，來「改造」「教育」你，讀者當然明白，假使你遭遇到這種環境，你怎樣？何況還要你擔上千斤重荷的負擔，使你「布爾喬亞」的生活無從過起呢？

前面說過，共匪對革命對象的資本家，一面加上美麗的好聽的帽子：「民族」，一面以這支圈欄來豢養着，餵肥了等着過年過節的用場，可是事實上共匪就和現在千萬的農家一樣，太窮了等不及過年過節就開始下屠刀了，你問問那些留在鐵幕內的

資本家們，和原先逃寓港澳因關心財產（外表上名之爲「對臺方失望」）或得着周恩來之流的青睞而回去的資本家，到底滋味如何？我在上海遇到向不與問政治，連日本侵佔時期還留在上海未走的某大紗廠的總經理，他只有搖頭嘆氣等着「光」，在國機轟炸上海的一次，炸彈丟在隔壁船塢裡，他很懊喪着說：「爲什麼不扔到我的廠裡？」可是，我得特別聲明一句，你若果與親戚朋友的資本家通信，詢問鐵幕內的工商業情況時，我保證每個人都收到兩個字的答覆：「很好！」，鐵幕內的郵件，每封信都受嚴密檢查的，我也附帶告訴你一個秘訣，看「解放區」的報昏，信件，你都得從反面來看，那才是正確的，一切作如是觀。

綜合上面所述，你就相信：「五星只剩一星」了，也可以說：共匪代表了一切，共匪是各階級的主子，官僚，資本家，專制獨裁魔王之綜合體。

## 二十四、「土包子」的笑料

我這樣流水帳式的報導，讀者們或多或少要感覺枯燥的，雖然是真實的；因此，來段插曲，告訴你一些「土包子」（此爲江南人對「解放軍」之通稱，他們自己也時常把此一名詞放在嘴上）製造的笑料：

1. 馬桶淘米：出娘胎就隨地「拉屎拉溺」和長大「出野恭」，「登坑」的鄉巴佬，曾未想到江南的潤佬們所享受的物質文明，「小包車」（汽車），「洋房」，「電燈」，「自來水」這些奇怪的「傢伙」都是「鄉裡人吃海參」第一回見，當然「抽水馬桶」的玩意兒，也是第一遭，祇怪那些缺德的潤佬們，走了爲什麼不把抽水馬桶也帶去，讓「解放老爺」又名「解字號」（鐵幕人民對解放軍之通稱）上這個大當，「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解放老爺初到南京杭州上海，有的是大公館讓他們住，但因要吃飯，近處找不著池塘，井來洗米，於是他們以爲這是潤佬們實施的堅壁清野的毒著，他們到處尋找，秘密終於讓他們發現：「洗米桶在這兒！」，白白地，光滑滑底，乾淨的，真够快活，心情像小孩子在海邊檢到一枚晶瑩發光的蚌殼一樣得快活，於是他們就拿這洋玩意兒來做淘米缸了；後來給老百姓發覺了告訴他們「這是馬桶」！不是洗米的地方，他們大罵其「缺德」，自認「晦氣！」

2. 夜明珠何其多：電燈這玩意兒，在鄉下人形容下，「掉地一根針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土包子」們進入大城市，感到新奇，驚詫，「通明着哩，這些夜明珠；江南人真有錢！」他們真有用刺刀割下藏在身上，準備把這種新「夜明珠」「捎回家去發亮，

讓爺娘也開開眼」！

3. 埋伏殺人機關的電影院：電影院的老闆們爲了拍馬屁，舉行招待會，記得是南京的「大華」，幾乎鬧成了戰場，「解放老爺」們警覺性很高，像河南鄭州貿易公司的職員到上海來辦貨，也都攜帶着日本造的六五步槍，我問他「爲啥？」，他們說：「國特多得很；」就是實例；當電影未放映前，大華坐滿了荷槍實彈的官兵，電燈是亮的，每個坐客都以新奇而警戒的態度呆在那兒，吶噓一聲電燈熄滅，接著就是機聲軋軋底響起來，全場都立刻騷動，拉槍機柄，上子彈之聲和驚呼聲，埋怨聲，充滿了戲院，手快的「碰！碰！！」兩槍打壞了牆壁，使拍馬屁者駭得屁滾尿流，膽大的冒險出來問是什麼事？他們齊呼「你這是埋伏！你們準備一下子把我們解決！」「好狠的陰謀」，後來好不容易經辦事人員解釋「電影就是如此的」，「關電燈爲了能看」，「軋軋的聲音是電影機的轉動」，「不是埋伏，更不是機關，各位同志！請放心。」「害了你們不獨與我們無益，我們也跑不了的」，「現在我們一道來陪你們看，總可以放心了」，好不容易才恢復寧靜。

他們驚呼些什麼？是「同志們！準備應戰！伏下來！」他們又埋怨什麼呢？「我說不能來，這是埋伏着的殺人機關，想把我們一網打盡！」也有喊：「同志們！留心地雷

爆發」！這一次大笑話，傳遍了京滬各地。

4. 澡堂裡喊救命！洗澡就在大池裡洗算了，偏想「開洋暈」，要洗什麼盆塘，不知是茶房開什麼玩笑，開了水管之後，就叫他們下去，也忘記了關龍頭，水慢慢漲起來，躺在浴盆裡的「老爺」被淹得不知如何是好，溢出了盆，地下的水也慢慢高起來，聰明的「解放老爺」，總算還知道跳下了盆高呼「救命」，鬧得全堂大驚失色，膽小的少數老百姓圍着毛巾就向外跑，這事情發生在上海虹口某路的一家浴室裡，笑破了茶房肚皮。

5. 「泉水」，「機器水」，「汽水」：假使你是向未見過自來水的人，你也許感覺洋玩意兒之可貴，明乎此，就知道「解放老爺」們之呼自來水為「泉水」，「機器水」，「汽水」之由來，我佩服他們學習和研究的精神，當他們問我：「也未看見池塘，泉頭，這水會冒出來？」我答不出，只好以他們所習知的話來說明：「這恐怕是神水，我也未看過池塘和泉頭！」他們有時也憎恨這個東西：「爲什麼不吃井水？要吃這種神水，下了毒怎辦！」把我問得膛然，這是我親歷的事實，阿門！

## 二十五、急病碰上慢郎中——告美國朝野

假使世界醫學上認爲腦膜炎，白喉，急性腸胃炎是最急而危險的病症底話，那麼朋

友！我以親親聞親歷者的資格告訴你，也是代表中國鐵幕之內的四億五千萬人民，不，變成你更親切的朋友轉告你：他們都在害着腦膜炎，白喉，急性腸胃炎！

中外一理，患了急性病立有致命危險時，總得找大夫救急，雖然，在中國可以「病急亂求醫」，甚至於祈神求佛，但稍有理智者，總得考慮一下：那一位大夫醫德最好，醫術最高，醫藥器材最完備充份，並且平時有交情一請即到？才去請他。

無疑的，鐵幕內急性病患者第一個希望寄在臺灣國民政府身上，因為，他們考慮到本身患病太急，這個最近便的大夫目前醫藥器材不全，不是他無心救命，而是暫時的力不從心；所以他們把眼先轉移一下，希望平時在友情來往上最親密，醫德最好，醫術亦精，醫藥器材也全的你們——美國，從道義上來擔當這個責任：一、幫助第一個醫生來援救患者；假使你們懷有不必要的成見不願意幫助前一位大夫，能够二、直接的乾脆的來援助他們，他們也是歡迎的。

不過，他們從片斷的側面的或者是反面的在鐵幕內的報紙上揣測到一鱗半爪關於你們不願多所援助第一位大夫來拯救他們，而又不直接援助他們時，他們失望之餘，就連想到醫生道德問題了，平時的感情真假的問題了。

我除了告訴你們上述鐵幕內情之外，再告訴你們；你們這些東方友人，不獨保持

着對你們一向的深厚友誼，今天在患難中，在在被窒息，桎梏，壓榨，抽血，扼喉的鐵幕以內的悲痛中，同時又陷於饑餓的死亡綫上，他們比平時對你們的希望更迫切，甚至於他們夢想你們像對希特勒德國作戰時所使用的運輸機，能够飛臨中國大陸的領空來投點麵包，縱然是杯水車薪，也可以使他們「望梅止渴」，也有一部份人（知識份子居多）於憤恨之餘急於求死，希望你們像對日作戰時一樣，在中國大陸上把幾枚原子彈來毀滅自己，這意思，恐怕你們不明白，這是中國古時暴君紂王苛政下的老百姓所發的怨忿：「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之意。

在一個病人經過甲大夫診療失敗，病入沉疴的時候，乙大夫認為這是甲大夫的無能而不願下手，認為一下手就是介入這個病診圈，這固是乙大夫的自由，別人無從干涉；但明明可以援救，醫術與醫藥器材優良而完備，竟坐視病人的呻吟垂危，至於絕境，試問，朋友！這在醫生道德上過得去嗎？社會上公評如何？何況病人還是你的朋友！

中國人向以道義，信用與感情著稱，這在中美百年友誼交往上為你們所深知，當然，中國人也極富理智，緊要關頭，對人對事，知所抉別取捨，不過，我得補充說明，中國人更有他的脾氣，就是對人對事由希望，失望以至於絕望時，那怕你是至親也會發生強烈反感的。

近來，鐵幕內的人民，從報紙上漸漸獲悉你們的外交政策還在模稜，遲疑，顧忌，政治家們又以「不介入」「不干涉」的語調來論斷中國的事務並表現於行動時，他們雖然原諒你們一小部份苦衷，但對你們茫然於中國鐵幕內情，幻想「中國狄托」的誕生，和漠然於你們所謂「百年友人」的病痛瀕於死亡坐視不救，據我所聽到的大部份輿論有的在譏笑你們政治家對一面倒的共匪統治者認識不足，有的在指責你們政治家對臺灣所存不必要的成見，有的在詛咒民主政治之迂緩軟弱，有的乾脆對你們失望，乃至於憎恨。

我逃出鐵幕以後，最近我在報上看到杜魯門總統，艾其遜國務卿，在答復你們議員和人民的質問時說：「爲了保持對中國人民的友誼，目前勢難給臺灣以軍事經濟的援助」要「在不介入而免於刺激華人的反感」的原則下，來決定這一政策，朋友！我很負責的並可以宣誓的告訴你：你們想錯了，行動更錯，中國大陸上四億五千萬人民爲你修正一下，介入中國事務撲滅共產主義的擴張，才能拯救中國，才能拯救亞洲，也才能保持華人的友誼，因爲共產主義在中國，和牠在亞洲在全世界任何區域一樣，牠的擴張與發展是世界性的，幕後有個強力的提線者，失了中國就是失了東南亞，也就是失了亞洲，失了人口衆多幅員廣袤物資豐富的原屬民主陣營的中國，相反的就是增援赤色極權集團的人力物力，借用貴國明達之士一句話，現任的政治家們將成爲你們「第二代子孫的罪

人」，歷史上不可原諒者。

不信？請你們看看一面倒的毛澤東滯留莫斯科兩月與克里姆林宮主人所簽訂的而能於發表的三個條約與協定，牠的前文上和條約內一字一句的內涵與外延，所談所指不是鐵的事實？

末了，我不得不鄭重地重複一句，不要太使百年友人，呻吟懣轉於鐵幕之內的四億五千萬友人由希望援助脫離死亡而失望而憎恨啊！否則，時機的遲誤，足以造成中美歷史上不可原宥的錯誤與罪惡！

中國有句成語：「急病碰到慢郎中」，我願你們不要作「慢郎中」。

## 二十六、臺灣成爲絕大磁性的神祕之島

臺灣，這個患着冷熱症的地球巨人的眼睛，太平洋裡的不沉之舟，中國大陸以外的孤島，今天因爲大陸上的神經中樞移轉到這兒來了，遂成爲神祕的，誘惑的，美麗而自由的具有絕大磁性的地方！中國歷史傳奇上不是有瀛海三島，神仙所居的說法嗎？在今日籠罩於鐵幕內四億五千萬善良的熱愛祖國的老百姓腦海裡眼光中，臺灣就是瀛海島，住在臺灣的人就是神仙，自由的，幸福的。

也許寄寓或原居於臺灣的人，或多或少對政府的措施感到不滿、失望、致於悲觀、消極、憂疑、徬徨；也許惦念著他的桑梓、家業、眷屬，也許憧憬著「解放區」可以自由生活，甚至於升官發財，也許……；那麼我這個八閱月的苦難者，以我親所經歷與親觀親聞的事實，分別陳述如上二十幾節所云，說到不滿？這是好現象，黨政軍各級負責者除非願意終身飄流海外或國外做「白華」，除非他無愛國熱，義務感願意留著苦難給自己以及子孫忍受，除非不是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除非毫無心肝的……；那麼感者知者聞見者的不滿，就是改造，革新的原動力，只要大家不放棄崗位上的責任，努力著，總有滿意之一日（不過人的欲望無止境，又易害著見異思遷的病，此處所謂滿意，當然是比較的）；失望嗎？大可不必，臺灣就有少年鄭成功隻手成家並打回大陸向南發展的輝煌歷史，今天我們比當時的內外無援的鄭成功力量如何？國際局勢又如何？你惦念故國的一切嗎？乾脆底告訴你：無益也毋須，事實上你個人挽救不了，我個人忍痛捨棄了老弱十餘口已陷飢餓的家，就是一個榜樣，誰無父母，孰無妻子？又誰無家業？四億五千萬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都走「絕境」，待拯救的被惦念的應該是全體而不是個體，是個個人的產業田園而不是一個人的產業田園！你也許憧憬著「解放」的新鮮，可貴！我可忠實底奉告你；那「解放」一詞，比洪水猛獸還可怕，比印度的毒蛇還毒，比黃蓮還

苦！升官發財的夢更不必做，人家「革命」了二十年是爲你打天下的？僱個木匠製張椅子給你坐，還得買木料付工錢的最低度的常識不會沒有吧！不過，「朋友數，斯疏矣」，是凡在香港的朋友熟人見面問我鐵幕內情而有幾分不相信時，我總是盡了我的忠實報導之責以後，附帶加一句：「不信，你去嚐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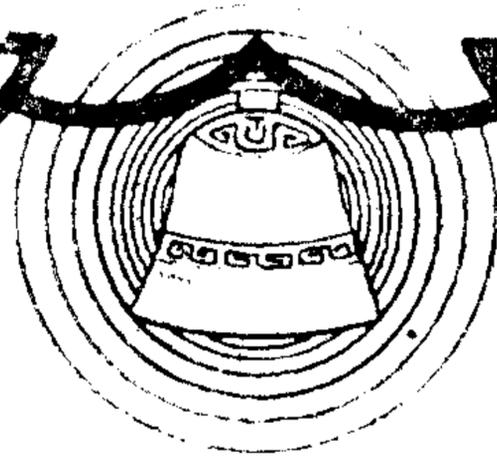
同志們！慎勿存着「此山不及彼山高」的心理，你身在自由樂土不覺顯，四億五千萬被陷鐵幕的人可把臺灣看成天堂，一切希望寄於斯，全體的生命寄於斯！他們天天在睜大了眼睛望，他們做夢也在想，望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有一天會插遍了大陸土地上，他們做夢還在「想中央」重返故土，他們是熱愛祖國的，他們擁護被人罵臭了「貪污無能」政府的，他們無分宗教、年齡、性別、區域、職業，一致希望獲得一個機會，逃出鐵幕，單舉我家鄉來說，一個十二萬人口的小縣，中年青年少年男女們，設法逃出鐵幕，輾轉赴臺的就有五百多名，老弱們願意討飯，青年們不問是大學生中學生，也不論是獨子與否，願意從軍戰死沙場，不願受活罪在鐵幕以內，普遍流行兩句悲壯語：「寧爲自由鬼，不作鐵幕民」，這班人才真認識了自由之可貴，祖國之可愛。

身居臺灣的人，怎樣才能給大陸上的同胞以親切而溫暖的安慰？怎樣才能拯救他們脫離苦海？何時才能打回大陸去，掃蕩了妖氛，驅逐了洪水猛獸，把國旗插到國土上任

何一個城市、鄉村、山峯與湖沼、內地與邊疆呢？

同志們！同胞們！敵人已經替他們自己遍地理上了炸藥，掘好了墳墓，替我們收拾了人心，鋪好了康莊大道，我們固然要感謝敵人的賜與，但炸藥是要點火的，墳墓是要加工掩埋的，我們再不能自誤誤人誤國，作歷史上子孫的千古罪人，三民主義的不肖者，我們要把握着時機，將敵人代為收回的民心溫暖起來，灌溉、培植、珍護，使結成中華民族的自由復興之花，我們要堅定的勇毅的愈鬪愈強、愈戰愈奮的攻向大陸，雄視濶步但不是驕傲的而是弔民伐罪的哀兵，衝破海浪，和山川險阻，踏上大陸的坦途，恢復血腥的和被踐踏了的山河與祖宗墳墓！「堅決、澈底、乾淨」的消滅那些赤色的兇殘的瘋狗！這是爲自己、子孫、國家、民族、世界，人類的偉大事業啊！

（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臺初版

# 中國赤色內幕

全一冊 基本定價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編著者 馬存坤

發行人 南維嶽

發行所 正中書局

印刷所 正中書局

(3074)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43583



25  
:2

籍